

中國文學名著

三白桃

胡儀邨著

中原書局出版

錦章書局經售

三 白 桃 傳

三 白 桃 傳

中 華 民 國 廿 六 年 八 月 重 版

有 不 著 准 作 翻 權 印

減 低 價 定

實 售 國 幣 一 角 五 分

外 埠 遠 近 酌 加 郵 遞 費

著 者 義 郵

出 版 者 中 原 書 局

上 海 河 南 路 交 通 路 七 至 九 號

發 行 者 中 原 書 局

北 平 廣 州 長 沙

外 埠 經 售 處 錦 章 書 局

成 都 漢 口 各 埠

總 經 售 處 錦 章 書 局

上 海 河 南 路 一 八 九 號

附 告

本局素以闡揚文化。普及教育爲職志。所編新舊文學書籍。與學生作文用書。以及字典辭典等。內容充實。印刷鮮明。無不力求適時。確合現代青年參考之用。卽古本小說。亦繪圖精美。篇幅完整。其他醫卜星相。經史子集。專門各書。尤校刊周到。板本精良。與衆不同。早爲士林所贊許。茲更貶值售實。藉輕讀者負擔。僅出低廉之代價。可獲優美之圖書。此敝局提倡文化。輔導社會之微忱也。凡我 各界人士。幸垂察焉。

本局謹識

三白桃傳目錄

第一章 拒桃

第二章 逅艷

第三章 避亂

第四章 狂士

第五章 遭劫

第六章 爭婚

第七章 庵會

第八章 上書

第九章 封庵

三白梳傳目錄

第十章 鵑化



三白桃傳

書旨

庸庸者多福。皦皦者易污。象齒自焚。蟻羶競附。樗櫟之材。可避斧斤。桃李之艷。乃來蜂蝶。自炫之具。卽自殺之媒。優劣無自掩。強弱乃相爭。無機之物。類猶不能免矧。以至靈之人。具相同之性。又加以強忍之力。橫暴之勢。鬼蜮萬端。此瞰彼攫。大欲所在。惟力是視。得者欣欣。失者戚戚。於是狡謀百出。力圖破壞。或更顧而之。他爲一網打盡之計。至於一局全輸。勢窮力盡。則出以狡鸞。梏鳳。煑鶴。焚琴之毒。手腕使之同歸於敗。而後已。此情田之蝨賊。慾界之鷹鷂。人生不幸而爲女子。更不幸而爲聰明伶俐之女子。或具幾分顏色。或帶一點慧根。以葳蕤之質。當強暴之衝。不自韜晦。以色身示人。此以情往。彼以勢來。避無可避。禦無可禦。輾轉顛連。其結果乃至不可問。光天化日之下。有此惡。

魔。淚。泉。冤。海。之。中。遂。多。怨。鬼。女。兒。家。清。淨。之。身。一。爲。齷。齷。男。子。之。涎。沫。所。噴。射。遂。不。免。
 吞。聲。下。氣。含。垢。忍。辱。以。終。擣。麝。拗。蓮。之。慘。珠。沉。玉。碎。之。悲。此。人。世。間。至。不。平。之。事。實。爲。
 女。子。者。不。可。逃。之。劫。也。憐。才。二。字。誤。盡。千。古。閨。人。彼。夫。如。蠟。自。煎。如。蠶。自。縛。生。於。情。死。
 於。情。可。憐。蟲。何。苦。來。自。作。孽。不。可。道。我。無。惜。焉。乃。有。靜。女。其。姝。蘭。閨。深。鎖。十。年。不。字。居。
 處。原。自。無。郎。一。笑。自。珍。嬌。癡。未。嘗。作。態。既。無。歡。苗。愛。葉。之。糾。纏。亦。非。春。恨。秋。悲。之。儔。侶。
 亭。亭。淨。植。落。落。大。方。宜。可。以。脫。離。浩。劫。永。免。沉。淪。之。苦。願。空。谷。無。人。幽。芳。自。邈。游。蜂。浪。
 蝶。逐。隊。相。尋。十。叩。柴。扉。關。不。住。滿。園。春。色。既。作。牆。頭。之。紅。杏。詎。尙。復。能。爲。火。坑。之。青。蓮。
 耶。專。制。之。世。黑。獄。沉。沉。宛。轉。蛾。眉。死。於。強。權。豪。勢。之。下。者。不。可。以。數。計。洎。乎。共。和。告。成。
 黑。暗。之。女。界。光。明。漸。放。此。後。二。萬。萬。可。憐。之。女。同。胞。似。稍。有。仰。首。伸。眉。之。望。然。而。痛。定。
 思。痛。其。痛。愈。深。回。憶。夫。滿。清。時。代。女。子。與。男。子。同。被。專。制。之。荼。毒。而。女。子。所。受。之。痛。苦。
 乃。較。男。子。爲。尤。酷。如。花。美。眷。人。間。所。最。難。得。者。何。物。惡。儉。不。自。鑒。其。可。憎。之。面。目。能。邀。
 美。人。一。盼。與。否。惟。思。奪。人。之。好。逞。己。之。慾。不。得。於。此。冀。取。償。於。彼。又。不。得。於。彼。更。涎。及。

第三者壓力所加如風掃葉。荏弱無告之女子更無能力可以支持。實逼處此無可奈何。惟有一死傷哉。薄命飲恨。狂且彼昏。不知沉冤誰雪。世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以余所聞證之。小青固未足爲薄命之尤也。

秋齋養疴。索居多感。一榻蕭然。寂同幽宅。冷風乘窗。紙歛歛作歎息聲。若有無數冤魂。憑之而啓余者。陡覺不寒而慄。恍惚間如置身大海中。親覩夫夜叉鬼怪出沒攫人之狀。一段秋情。正無着處。無窮恨事。薰上心來。而數十年前至可痛至可憐之三桃慘史。亦於是時觸余腦際。嬌姿麗質。先後摧殘。恨彼凶人。幸逃法網。振吾筆伐。以代斧鉞。事屬奇冤。語皆實錄。嚴一字之表揚。洩百年之怨憤。庶使惡魔真相。長留楮墨之間。怨女貞魂。永暝松楸之下。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是書之作。余豈徒然哉。

枕亞曰。東訥草三白桃傳。竟余受而讀之。又何其哀艷若此乎。三寸毛錐。吐燄萬丈。忽而汪洋千頃。如長江大河。忽而妬雨愁風。倏成孽海。忽而花香鳥語。郁郁乎如愛河事實之奇似之。著者之筆似之。

女兒有才色。女兒幸事也。乃斷送此一身者。卽在己之才與色。雖世界嬌娃。未必盡如我言。要此才與色者。乃愁之源。哀之始。綠珠之墮樓。徐氏之致祭。皇甫規妻之受杖車。下何莫非此才與色累之。

或曰。如子言。天不應賦女兒以才色乎。曰。否。否。不然。物必有偶。男女亦然。故雙文之於張生。紅拂之於李靖。卓文君之於司馬相如。相得益彰。事之畢。世苟不有張生。李靖。司馬相如之才。妄冀雙文。紅拂。卓文君之屬己。而美人苦矣。推彼狂且之心。愛好美人。亦出於惜玉憐香之意。孰知美人之受其害者。已有類於焚琴煮鶴。東訥哀之爲之記。枕亞哀之爲之評。

鐵冷曰。余過枕亞居。見枕亞方援筆評東訥所著之三白桃傳。枕亞固以哀情小說名者。一編出世。萬淚同揮。今其評語。純以哀感之思。運之益。令人哀上加哀矣。余之見解。與枕亞微有不同。

枕亞謂女兒才色爲女兒之不幸事。準此以談。是天不應生才姝美人。卽生才姝。

美人亦必使。蠶。蠶。之急。色。兒。盡。失。其。視。覺。之。本。能。好。色。之。天。性。天。生。若。干。美。人。天。又。必。須。生。若。干。名。士。以。配。之。使。蘭。閨。良。伴。眷。好。如。仙。非。惟。事。實。不。能。卽。事。實。能。矣。恐。天。下。之。美。人。名。士。轉。於。世。益。無。價。值。耳。何。言。之。奇。才。世。之。寶。也。美。人。亦。世。之。寶。也。聚。無。數。男。兒。於。一。處。可。稱。爲。名。士。者。有。幾。人。聚。無。數。女。兒。於。一。處。可。稱。爲。美。人。者。有。幾。人。吾。恐。吉。金。片。羽。竭。古。今。而。搜。之。歷。中。外。而。求。之。不。知。能。滿。百。人。否。也。一旦。有。之。矣。則。當。如。何。寶。貴。如。何。矜。視。詎。知。東。施。與。西。施。併。爲。一。談。駿。馬。與。駑。馬。同居。一。櫪。卒。之。美。人。名。士。生。於。世。者。庸。庸。然。無。頭。角。可。見。而。天。之。心。癡。矣。不。得。已。寄。名。士。之。慕。於。美。人。寄。美。人。之。慕。於。名。士。而。彼。席。豐。履。厚。之。貴。公。子。靚。妝。盛。飾。之。假。美。人。曾。不。能。略。占。方。寸。地。於。美。人。名。士。之。懷。中。而。美。人。名。士。貴。矣。而。復。使。彼。美。人。名。士。咫尺。天。涯。相。慕。到底。衆。始。恍。然。悟。富。貴。之。不。足。深。恃。而。真。能。具。憐。才。好。色。之。眼。光。者。乃。在。此。多。愁。多。病。之。名。士。美。人。也。

第一章 拒挑

輿台之賤。或出英雄侍婢之卑。轉多佳麗。天地靈秀所鍾。原無歧視。然人生墮地。已帶悲來。膏以明而自煎。麝以香而自滅。天子美人之才。莫賦美人之命。以故騷人墨客。每托紅顏自傷。身世蓋有由也。或謂香閨之中。儘多仙眷。乃一出文人之筆。則鴛鴦打散。蛺蝶分飛。不擁往愁城。卽推墮孽海。碧翁退處於無權。青鳥雖勞而靡益。是美人之命不窮。因文人之筆而窮也。不知美人者。如秋菊春蘭。清矯不俗。貌足以傾城。而守同冰。鐵才足以驚世。而志則堅貞。甯爲啼瘦之鵲。不作棲梧之鳳。遭際蹇落。夫復何尤。嗚呼。昭君出塞。塞草皆黃。司馬渡江。江流變色。卽不有文人之掉弄。亦烏能已。後世之憑弔也乎。

莊子成閩商福州人也。時有聲商界者。皆擁官銜。莊亦納賞捐。知縣候補。蘇闔有子女二人。子曰榮。嬖妾之寵子也。妾在髻齡。已有閨號。曰蘭。香蘭香美。而慧未及笄。年已解風流。旣長。益復妖艷。被其父鬻入勾欄中。一時五陵公子。裘馬少年。羣奔集於艷幟之下。蘭香復弄姿送笑。以媚之。於是芳名藉藉。不脛而走。遍城內外焉。

子成置身商場，持籌握算，無餘晷。顧問家事，其妻賢甚，閫內皆妻主之。子成有母，已老有妹，未嫁定省之事，全賴其妻。而姑嫂之間，亦復輯睦如姊妹。子成深倚之，曰：「使我在外經營，無內顧憂者，妻之力也。」結褵數年，祇生一女子。成勤劬半世，嗣續在心，妻亦深以乏嗣爲憂，勸之置妾。願夫婦之情深，終遲遲未果也。或有緝蘭香之美於子成之前者，子成笑却之，曰：「蕭娘雖美，終屬楊花，曷足盼睐。」執業之暇，輒赴其妻粧閣之旁，而此艷名鵲噪之蘭香，一任浪蝶狂蜂之探誘，子成勿顧也。

時邑中疫癘大作，日殺數十人。子成之妻亦罹此劫，病三日而亡。子成獨步空房，淒然腸斷。子成有友欲殺子成之，悲特招往，晏飲。子成詣席，見侑觴者都屬紅袖粉白，黛綠中獨有一麗者，玉質柔肌，容冶態媚，在羣花中乃如一枝仙葩，生於瓊島爲之神。往叩之，則卽友所稱道之蘭香也。筵散，遂詣蘭香居，通殷勤焉。自是日往，留連擲金累萬，意欲爲蘭香脫籍。蘭香亦願委身事之，唯不肯以妾媵自貶。子成慰之，曰：「卿入我門，內外事悉予汝主持，又何妾媵之可言。」蘭香始允歸。子成不數月，卽舉一雄，舉室歡欣。子成

益寵視之。如神鸞威鳳。或謂此子非子成所生子。成未御之前。珠胎早結。今歡然開洗兒之筵。實則爲他姓慶耳。此則事涉暗昧。惟蘭香自知。非記者所能道其詳矣。

凡嗣續艱難之人。常竊竊然恐人之議其後。而子成尤甚。今獲誕麟兒。則復快然自慰。謂足張大其門楣。遂字之曰榮。取生子有榮之意。榮之賦性酷肖其母。佻自喜。旣長。隨父至蘇。榮恃寵而驕。姿意聲色。衆知莊之所愛也。交口譽之。莊有客曰子英者。最得子成歡導。榮爲狎遊。枇杷門巷。領略溫柔足跡。所經纏頭。弗惜蘭月者。蘇之名妓也。朝霞秋黛。傾動一時。撫院某幕僚眷焉。榮見而艷之。思以金錢之力。謀爲入幕之賓。蘭月夷然視之。不爲所動。榮無計。思強劫之。爲幕僚所知。大怒。不三日。莊接上峯訓示。謂縱子不教。有玷官箴。飭令嚴加管束。莊大怒。遂羈榮於家。不令出。知此爲某幕僚手筆。躬詣其家。負荆焉。

榮在家中。稍稍斂跡。父母舐犢情深。旋鍾愛如故。惟不許再入青樓。特延師課讀於家。風雨一窗。旖旎那及香國。身在書室中心。已馳往綺羅隊矣。師亦以貴冑教育。祇在敷

循不加督責。逾數日。一艷婢。淪茗至書室。風鬢雙擁。姣好如仙。心大動。以爲我家何來此神女也。遂從之出。

嗟。嗟。素月護花有人。此婢藏身靡術。天生麗質。無論爲章臺之柳。爲傳語之鬢。要皆劫數。遭逢同屬。墮絮婢天涯。淪落人也。籍隸山西家。本土族。今入爨下。之選。固當年掌上之珠。父母恐女不壽。幼綴耳環。索笑承歡。情同小鳥。禍來天上。頓失慈烏。蓋斯時正蓮教之亂。桑麻之地。已變戰場。骨肉分離。孤身遠出。爲匪人掠賣。至福州。輾轉入於莊氏之家。時祇九歲耳。適莊氏之妹遠嫁他方。遂令偕往。輕綃小玉。捧硯看題。思路玲瓏。特垂青眼。從居數載。已屆荳蔻年華。一口紅霞。兩臉玉艷。姿態之嬌。所謂傾國傾城如花如玉者也。

莊之妹嫁於西鄉之王氏。距福州有百里之遙。閩之世家也。王氏有園幽花細。水淑景暄。妍莊妹倦繡。輒携婢遊園。綠柳之旁。有白桃樹焉。時方著花。亭亭素艷。雪彩冰姿。婢徙倚樹下。玉貌花顏。互相掩映。莊妹戲曰。爾亦白桃也。因改呼白桃。

姑嫂之間。每多不睦。當莊妹在家之日。與嫂氏已積不相能。故桃夭既賦歸甯之日。不多一日侍者。忽報莊氏遣人至。出見果。當時舊僕也。僕曰。自婢行後。主婦左右無人多感。不便。今特飭僕至此。趣婢即返。莊妹聞之。嘿然。莊妹愛重白桃。無如己女。殊不願白桃離。況與嫂氏宿憾。素深。甯肯割愛。因托辭却之。逾月餘。使者銜命再至。謂如不令白桃返。主婦且自至。莊妹默念。相持太甚。且傷兄妹之和。不得已。遣白桃回躬。自伴送白桃。素不願他適。聞之。爲之揮淚。遂從。使者至蘇。既抵莊宅。則畫樑雕檻。已一變而爲富貴之家。顧自白桃。慧眼觀之。則覺喧呶增厭。而小主人頤指氣使。意氣如雲。侍者一不當。即垢厲隨之。嬌喘初定。危懼已深。莊妹遠道歸甯。家常共話。盡室騰歡。即莊婦亦縷縷述別後之情。笑顧白桃曰。猶憶婢子伴送姑娘。青輿時梳成雙鬢。見人輒吃吃笑。今相隔數載。已長成如許。姑娘家清閒。得優游安適。抵此後。又將蓬頭赤足。毀汝花容矣。莊妹笑曰。余嘗以婢子戲。擬白桃。每遇呼喚。卽以此名。婢子亦噉然相應。自後我嫂可以白桃呼之。莊婦笑曰。此嘉名也。姑娘錫汝嘉名。婢子曷勿謝。正言笑間。而榮適至。婦

曰。我。兒。與。姑。母。爲。禮。榮。神。思。不。屬。置。若。罔。聞。婦。顧。謂。莊。妹。曰。今。方。延。師。在。家。茲。自。書。室。中。出。也。據。若。父。言。頗。爲。先。生。稱。賞。若。父。欲。令。讀。書。上。進。以。博。科。名。余。意。若。能。舉。筆。作。書。已。可。轍。學。兒。體。素。弱。不。任。刻。苦。可。不。必。再。求。深。造。莊。妹。問。曰。我。姪。亦。曾。否。連。姻。婦。曰。未。也。若。父。之。意。欲。附。薦。蘿。於。富。貴。之。家。苟。父。兄。非。有。官。職。者。不。娶。前。媒。媪。曾。介。紹。庚。帖。至。其。家。祖。父。均。屬。顯。官。乃。我。兒。嫌。女。貌。不。颯。遂。作。罷。論。父。子。擇。別。太。嚴。多。所。挑。剔。余。殊。不。以。爲。然。幸。我。兒。年。齒。尙。穉。猶。得。從。容。商。議。莊。妹。默。審。榮。意。趣。浮。躁。與。幼。時。無。異。爲。之。不。怡。留。數。日。婢。僕。競。以。榮。已。往。之。歷。史。相。告。謂。公。子。年。少。風。流。徵。歌。選。色。之。場。已。不。少。艷。蹟。主。人。愛。公。子。深。從。未。加。以。訓。飭。今。姑。姑。送。白。桃。婢。至。白。桃。麗。質。天。成。公。子。見。之。或。又。存。金。屋。之。想。矣。莊。妹。聞。言。頗。竊。竊。爲。白。桃。慮。旣。念。白。桃。慧。敏。當。知。自。處。毋。煩。相。謀。居。月。餘。而。別。判。袂。之。際。驪。歌。再。唱。衆。皆。赴。江。干。盡。送。別。之。誠。然。此。送。別。聲。中。以。白。桃。爲。最。慘。白。桃。無。母。視。莊。妹。如。己。母。一。旦。握。別。不。啻。強。奪。其。戀。慕。之。誠。其。心。能。無。悲。乎。榮。姊。小。字。蘭。芳。莊。前。妻。所。生。也。蘭。芳。幼。時。父。母。本。甚。寵。愛。生。有。夙。慧。書。聲。上。口。已。能。記。誦。不。忘。雖。

未必能字學簪花詩能詠絮而文采斐然已勝乃弟幾倍間助父襄理家政亦復井然有條自子成納寵而後伉儷之情既篤父女之愛遂移蘭芳孤坐冷閨握囚鸞斂鳳之苦家人等承主婦意旨時加訕笑蘭芳結轡既深而沉疴作矣白桃既至漸知蘭芳身世雖非同病一樣可憐每當執務之暇卽潛就蘭芳多方譬解二人相得之深乃如姊妹花也然白桃能爲人解而不能自喻其懷述至己之身世時則感喟淒涼不自知其泣涕之何從也

一日莊婦覓白桃不得詢知在蘭芳處大怒召之詰責榮在傍爲之解說婦怒始息白桃竊怪榮平日驕悍何於此獨殷殷繼念榮之不善當不如婢僕所言之甚嗟乎天真爛漫之白桃孰知榮之思也哉榮窺婢久矣知非結之以恩不可榮與姊本屬不和今日擊白桃日往姊室不加阻止俟彼兩情既深乃告母知母怒則復從中斡旋以沽恩於白桃今白桃之受責亦榮之計也一日白桃奉主婦命至後園擷花榮從之殷殷問曰汝在此寢食安乎起居適乎白桃曰婢在公子家起居寢食皆無不適惟蘭姑含愁

莫訴揮淚度日。公子有暇，盍往慰之。榮笑曰：余愛姊之情，不如愛汝之深。余欲問汝，汝果愛吾否也？白桃初不虞榮之調謔，面乃大頰。適莊婦姍姍而至，榮始避去。韶華激矢，莊婦已四十許人矣。顧猶薄敷脂粉，香艷裙嬌，酷喜蘭花園中有花園，有清池。此倩雅之名園，遊覽其間，自足賞心悅目。顧在白桃觀之，則悲樂或與人異。花開雖艷，顧秋風一到，同屬彫零。落花片片可弔，正多人徒見花容之艷，亦知花心之苦乎？白桃聞榮言，始恍然悟。榮之殷勤將護，別有會心。迎拒之間，關係至鉅。益覺孑然一身人之愛，惜了無恩意。脫余命不蹇薄，亦何至飄流至此！今則關山阻隔，愛我何人。思至此，淚簌簌下矣。

園中有花房，爲花避暑之所。莊婦命白桃移花房內。榮已潛身先入，欲吻白桃。白桃駭極，支拒多時，方得逸出。莊婦見白桃氣喘喘，然曰：白桃何狼狽至此！白桃曰：公子無禮調戲，婢子莊婦笑曰：公子年稚，其毋以此事聞於外也。白桃唯唯。自是遇榮，輒卽趨避。顧白桃拒之愈堅，榮欲得之心愈決，以爲白桃既在我家，無論狡黠如何，終不能使我

不見如緩言之不從則強劫之爲當耳彼蘭月恃人蔭庇遂敢撒嬌今白桃非蘭月比也。也得十蘭月不如得一白桃。一日悄然問白桃曰。汝猶憶余花園游語乎。白桃曰。烏能忘。榮笑曰。狡哉。婢子相隔多日。猶芥蒂未泯乎。汝以爲余之前語爲戲乎。爲眞乎。曰。公子戲也。榮曰。余家婢僕衆多。余不與他人戲。獨與汝戲。是愛汝也。余以愛汝。故寢饋幾廢。雖捧書塾中精神惘惘。望見鬢影已令魂消。我母於汝。或有違言。余則從中爲之迴護。是余之愛汝。不可謂不深。汝皆怱然置之。不知汝飄蓬一身。舍此終無安身之所。汝若知感。則余當築金屋貯之。其甘心寵婢乎。抑願爲阿嬌乎。是在汝之一決。

榮雖讀書無多。而風月之謀。高人一等。深知白桃心地堅潔。事不可以倉卒成。特設甘言以餌之。顧白桃雖屬稚年。而一聞榮言。意益堅。志益決。毅然謂榮曰。賤婢執役於公子之家。原不盼公子愛公子。世家鸞鳳之選。自有天人願。公子知禮。婢殊羞聞。公子言也。言已。欲行。榮怒甚。自後擁抱之。白桃大呼。適聞其父嗽聲。榮始釋手。白桃憤鬱之心。與日俱積。念來日方長。窘迫之境正多。若訴於主婦之前。亦未必有幸。是身一日不離。

此卽一日不能自全如離此他去則又鄉黨無里戚族無人憂思疊疊進退皆非至計因見蘭芳蘭芳方倚身胡牀淚痕承睫似忽邁傷心之事抱無限之悲苦者白桃覩景愈悲憐己憐人幾放聲欲哭低呼曰蘭姑……蘭姑醒來哽咽不能成聲蘭芳瞑目勿應白桃以巾承淚尋思無計欲出外告知主母而足重不能舉步嗟乎白桃有母膝下早離蘭芳有母堂前見屏事雖不同悲苦則一蘭芳之病白桃視之猶剜心之痛也良久蘭芳張目睇白桃淚如縷深深歎曰嗟乎天歟兩目復合忽壽嫗入謂白桃曰主母覓汝不得謂又在女公子房中怒甚囑余來喚白桃聞言不行而淚如貫珠矣壽嫗大詫回顧見蘭芳爲之惻然曰女公子何事慘然若此也舉手撫蘭芳之額淒然歎曰女公子髻年失母致少人憐不然當此青春妙齡時代正阿娘體貼之時何忍使嬌好之女耶況瘁如此乎言已兩眵盡濕白桃曰余願侍奉女公子至病痊主母卽加鞭笞余亦勿顧嫗曰癡婢子獨淹留於此於女公子無益余當告主人速延醫者主卽掩淚而出壽嫗執役於此有年矣在僕婦中秉性較慈白桃未來之前蘭芳親信之人當推

壽。嫗。爲。最。老。淚。揮。來。蓋。亦。深。爲。蘭。芳。痛。也。

嫗。出。告。之。莊。婦。延。近。地。某。醫。至。醫。至。而。黃。氏。噩。耗。來。矣。

蘭。芳。幼。時。與。黃。氏。聯。姻。莊。黃。二。家。本。屬。世。好。蘭。芳。委。禽。之。日。生。母。猶。存。黃。氏。之。子。字。子。威。子。威。七。歲。已。嶷。穎。如。成。人。既。長。肆。志。學。問。父。業。商。祇。此。一。子。加。意。培。植。莊。氏。遷。蘇。之前。兩。家。時。相。往。來。子。威。隨。於。父。後。每。見。蘭。芳。雖。各。脈。脈。然。不。通。一。語。然。已。寸。心。默。許。愛。電。早。通。迨。子。成。挈。眷。至。蘇。遂。相。思。不。相。見。矣。郵。電。往。來。於。兒。女。事。未。嘗。敘。及。繼。子。威。負。笈。西。歐。蓬。山。益。遠。然。別。愈。遠。而。念。愈。深。人。當。處。境。悲。鬱。之。際。必。屬。望。前。途。苟。前。途。而。猶。有一。線。之。明。則。橫。逆。之。來。猶。堪。自。慰。以。爲。今。雖。淒。苦。備。嘗。他。年。終。有。歡。笑。之。日。故。遭。際。雖。艱。猶。知。慰。藉。苟。平。日。之。所。希。望。者。亦。付。東。流。則。此。失。望。之。苦。雖。善。泣。者。不。足。形。其。哀。能。文。者。不。足。狀。其。苦。蘭。芳。幼。離。母。懷。淒。涼。況。味。已。盡。半。生。有。時。倚。榻。緬。思。固。多。嗟。感。惟。念。雀。屏。射。來。鴛。盟。早。定。繼。母。待。遇。雖。虐。然。遣。嫁。之。後。憐。我。有。人。是。今。日。之。淒。苦。殊。無。損。於。他。日。之。幸。福。則。復。深。自。慶。幸。以。爲。如。意。事。卽。在。目。前。也。孰。知。事。變。之。來。固。有。與。人。以。

難堪者乎。蓋子威在美，遭疫逝矣。訃信傳來，蘭芳先知。鄰女秋黛與蘭芳最善，而與子威則表戚也。新自歐美歸，走告蘭芳。蘭芳聞之，如褫其魄。卽爾昏憫，秋黛大駭，自悔失言。逮白桃入，則秋黛已去。蘭芳昏暈多時矣。庸醫藥石妄投，病益危殆。香消玉隕，魂逐鶻逝。白桃哀甚，蘭芳之父亦不勝酸惻。莊妹聞耗，遠道唁弔。生母哭孫女，致慟天下奇慘之事，固孰有過於此者乎。

莊妹問白桃別後事，白桃歷述榮之調謔，言之無諱。莊妹曰：何不告其母？白桃曰：姑姑試思，主婦愛公子深乎？抑愛婢子深乎？告之徒觸主母怒耳。莊妹告諸其母，母素惡其孫之儇薄，無行於其子媳之前，久有責言。莊婦不惟不省，轉謂姑之不愛其孫，反唇相稽。莊母蘊怒久矣，蘭芳不壽，老景愈悲，燈炮人盡之際，輒與白桃啜泣。而白桃恐傷莊母之心，榮之輕薄，祇在莊妹前言之，而未嘗一告莊母也。今莊妹盡告其母，母大怒，誓不再與子婦同宅，遂與白桃俱僦尼庵以居。

庵名湛然，歷年修葺之費，多出自莊母捐助。構樓架閣，寶樹瓊階，一琉璃之寶地也。木

魚聲。聲時繞。覺花香。草而出。蓋紅顏。白髮。方相對。捧經爲蘭芳。懺悔。

榮自白桃行後。欲得之心。未嘗因之。稍殺日。托故至庵中。見白桃。淡粧素服。姿容益復。嫵媚。而意趣閑靜。美好。乃如天人。則復深念。以爲蘭月去矣。白桃者。我之桑榆也。失之。東隅必收之。桑榆。莊母知榮之來。意防閑益嚴。榮見其祖母。冷然無笑容。則逡巡避去。歸而慙。息其母。令白桃返。莊婦徇其子意。遣人召之。莊母嚴辭拒絕。曰。白桃在家。汝可呼喚。白桃隨我。當從我命。莊婦雖橫。屈於姑言。不能相強。榮旣不得挾母勢。以召白桃。遂遷怒於所用之婢。僕呵詬之。聲達於戶外。往往經旬。不至書室。師拱坐。青氈置之。不問。子成丈夫。稍稍勸其子。就學。莊婦厲聲叱曰。承祧祖先。惟此一子。不慮所學之不精。但求兒體之無恙。讀書何如。不讀書何如。我家不患貧。又何必汲汲令子博頭巾戴也。子成無語。而榮恃其母之愛。寵益驕。縱不可制矣。

枕亞曰。子成一好好商人也。乃忽而捐官。忽而娶妾。以薄倖之子。成與跌宕之蘭香。其所生之子。豈有不輕佻儇薄者。白桃婢不幸投入。是家識者。早知其墮落火坑。

矣。

父母以讀書爲苦。則其子必以嬉遊爲樂。富貴之家。未必無聰明弟子。然此聰明弟子。所覃思精研者。乃在風月。父母猶惻惻然曰。我兒讀書苦矣。精神疲矣。嗚呼。爲彼子弟者。乃不幸而有此父母也。

鐵冷曰。以讀書二字。齟齬於富貴之家。枕亞迂矣。彼等讀書。以爲可獲利而爲官者也。富且貴矣。又何有於讀書。彼請先生設書齋。不過爲形式上之點綴品耳。而枕亞乃認以爲真殷殷與之論讀書。若爲彼聞。且將匿笑枕亞之酸腐矣。

置婢之制。由來已久。以人道論。直等於美州之黑奴。黑奴則得林肯開放之矣。而我國脂粉之黑奴。亦有林肯其人。出毅力以拯之乎。故白桃婢之薄命。與否。可置勿論。第一問題。當先解決此奴婢之制也。不然天下之類於白桃婢者。正多哀之。亦無此許多眼淚也。

第二章 逅艷

紅顏少女無異芍芍之花可移向春日不當置之秋陽白桃棲身佛殿尋清靜寂滅之生涯人或以是爲白桃怨不知毋怨也白桃移居而後一掃閒愁既少榮之糾纏復得母之慈悲以目前之幸福而論已勝家居萬倍惟是白桃蹇運之來斷不能因此而止也。

庵尼每於佛誕日必盛開齋會香花供奉士女如雲篆煙氤氳兼帶脂粉之香銀紅輝明照出鬢影如畫佛亦低眉含笑假作癡聾一般駭女癡男低叩神前同祝佛佑故斯日也雖非歡喜之禪已多因果之緣湛然庵之佛誕適在三月中秋蕩豔陽惹起多少綺感閨中少女值此湛然佛誕之期亦掠鬢而出聯袂偕往有萬氏女者秉出水芙蓉之貌擅掃眉才子之名先世業儒父字子瑤才氣縱橫不可一世能詩善畫愛女敏慧教之詩詩能授之畫畫精子瑤大喜曰我家女才子也鍾愛備至字之軼華唐時有若華者民家女嘗以詩傾動九重曰軼華寓超軼若華之意也旣播芳名求婚絡繹父女皆無當意子瑤旋赴玉臺之召軼華遂依其叔而居叔雖無他能顧忠厚如長者叔母

操家精幹。對於軼華。出以慈惠。軼華安之。紅窗無事。好於金色。便面調粉。作白桃花。鮮妍可掬。見者皆歎賞。以出自香閨。纖手尤珍重。倍至登門乞畫者。遂多。始則萬氏族人。繼且遠近不相識者。亦轉輾請託。軼華曰。余執筆學畫。藉怡情。非矜才也。自後非我姊妹。行一概謝絕。然萬軼華善畫白桃之名。已馳遠近。人咸以萬白桃稱之。

時萬白桃方年華二八耳。眉月鑿星。態濃意遠。評其嬌憨之態。渾如未解事之女兒。世雖不乏美人。然才色每不能兼備。萬白桃是日進香在庵。披絳色衣。挽雙雲髻。玉膚如醉。豔絕人寰。苟非白桃婢在庵。真堪壓倒羣芳。無與倫比。惟白桃婢。映麗在貌。萬白桃高邁兼才。至其淵雅嫻靜之風。二妹初無殊致也。

萬白桃拈香既畢。遂飄然出庵。諦首見一美如冠玉之少年。迎面而至。視線相對。二人之容皆赤。少年目送萬白桃。至於不見。

少年秦姓。斑管蜚采。譽重一時。成婚期歲。卽賦悼亡。遇萬白桃時。卽鰥之翌年也。青年喪偶。奉倩神傷。媒妁盈門。意多不屬。今日忽覩美人神魂。幾喪展轉。探訪知爲萬白桃。

眷慕益切。萬白桃耽靜喜寂。未嘗臨門閒眺。生一遇庵前。自此遂莫覩鬢影。因念假手庵尼。或通誠悃。遂忽忽抵庵。

白桃婢方在庵中蒔花。聞聲疑係榮。至急避。莊母所尼出。應生曰。尼亦知里中有萬姓乎。尼曰。知之。生曰。萬氏有女公子。善畫白桃。尼當熟識。尼曰。佛誕日嘗拈香至此。不識公子。此問意何居也。生曰。余有摺扇一柄。懇尼轉致乞賜丹黃。尼不可。曰。人家閨閣名媛。烏可以男子之物冒昧請求。且萬氏女公子凜如冰霜。出言不謹。且遭譴斥。公子與萬氏非有戚誼。殊不敢貿然持往。尼往來萬氏十餘載。所言祇有佛事。若如公子言。不懼辱乎。秦生固懇之曰。尼如允一行。當以十金爲壽。尼意動。乃曰。余重違公子意。事不成。不能爲尼咎也。秦生唯唯。

尼之此行。雖非媒使。然在秦生視之。輸誠將意。不啻五雁六禮也。其惴惴疑懼之懷。閱者當與秦生同一慨想。然而最難言者。姻緣不易得者。豔福世孰不欲得。一才貌雙絕之佳人。以爲溫柔鄉之膩友。然此才貌雙絕之佳人。或則相隔千里。或則咫尺天涯。片

而且難違言。伉儷揣美。人心理亦孰不欲得一才貌如己者。以爲之配。然憤憤翁鴛譜。往往錯注。非偶之嗟。固不惟男子然也。今白桃與秦生才貌相若。年齒相若。玉樹瑤花生同一地。是真天作之緣。不惟秦生有求偶之心。卽以記者眼光觀之。亦以撮合之爲當。使余而爲尼者。早趣成此一段佳話矣。今余乘尼在途中之際。敘萬白桃見秦生後之狀況。

萬白桃初見秦生。芳懷繚亂。眷注頗深。抵家後。倦眠香妃榻上。雙目媚甚。兩頰微露紅雲。萬母見而笑曰。我姪何事早睡也。壁鄰翠兒。今晨亦赴廟拈香。渠母爲梳螺髻。妖嬈特甚。一般惡少。強自腰間奪其巾。以去。我姪亦見之乎。於有意無意中。觸動其姪心事。萬白桃聞之。謂爲己而發羞容。不能自掩。擁被良久。答曰。姪女在庵中與尼閒談。未見也。萬白桃起坐而鬢絲紛披。垂及額際。萬母爲之梳理。且曰。我儕老嫗。卽斜髻蓬鬢。亦無人笑。若等猶在青年。非如我儕之已老慵懶若此。他日何以見畫眉郎乎。萬白桃顏益頰。念母今日何專言此綺語也。對鏡自照。益羞不可仰。實則母年雖老。喜作趣談。平

日未嘗不言特萬白桃不置意耳。今存綺念在先聞萬母之言遂覺其言之多刺含羞。既極則復深自怨悔蓋萬白桃素心儀古今烈女之爲人兒女之情不及其志節之堅。偶逗遊絲卽能解脫念我儕女兒家舉足卽受社會監督瓜田之下易召羣疑且張君瑞者非世所謂情種乎乃忍心負約割臂寒盟屆時始言懺悔蓋已晚矣萬白桃言念及此轉覺胸中廓然了無掛罣正恬適間而庵尼至矣和氣盎然問萬白桃曰尼聞姑娘能畫白桃然乎萬白桃曰尼聞之何人尼曰士人秦生告余謂姑娘善繪也彼知尼與姑娘善懇余進扇求繪尼憐其誠已許之矣姑娘其爲之一揮也萬白桃曰余素不繪男扇尼且持去尼固懇之曰姑娘念尼踵門來請之誠乞破格繪之尼拜德靡盡矣萬白桃不能却爲畫折枝白桃數朶不題亦不書姓氏但印以小圖章於扇角章文自娛兩字而已。

秦獲扇自寫七言絕句於扇旁曰

白桃贈扇慰相思畫裏傳情兩得知

不寫芳名自在良緣先謝此庵尼

秦生愛重萬白桃之心至是益堅萬白桃雖慧劍揮來情絲已斷然亭亭倩影已縈繞於生之夢寐中矣

生思不近玉人莫通款曲輾轉思維知萬氏有僕婦曾傭於己家苟重賄之當能爲青鳥使也一日僕婦自萬氏宅中出生邀至己宅叩萬白桃閨中事甚悉嫗曰姑娘在家寡言寡笑主母與姑娘雖非母女然鍾愛無異所生我自幼至老執役數十年從未見靜好如姑娘者生曰姑娘賢惠如此委禽必多何以至今未出閣也嫗曰主母無女不許姑娘早嫁東村黃姓富室也其子雖不甚慧敏然家財百萬慕姑娘賢遣人關說者屢矣主母垂允而姑娘不從揣姑娘意必其婿才學如己者始從之偕老也生曰姻事姑娘自主乎嫗曰余居姑娘家雖久然未聞姑娘自道姻事然以主母愛姑娘之心推之苟姑娘而以爲然者主母當無不從也生曰姑娘亦喜出遊乎嫗曰姑娘恬靜不喜遊眺惟其母舅家月必數往聞明日又須至母舅家一行生出數金授嫗曰嫗其晒納

菱菱者。媼其購餅餌寄家也。明日。姑娘出門之際。望來告我。亟欲一覘。姑娘豐容盛剪。也。媼笑曰。諾。乃出生於此。一日夜中。無聊殊甚。蓋此老媼一席話。益使秦生添萬丈情絲也。

晨曦方出。而生已起矣。盥漱畢。則猶三竿未上一綫。初添乃步往書齋。取書讀之。厭倦欲睡。此時秦生之精神已盡。置在萬白桃之身。一念恐萬白桃之。或改行期。一念恐見面後之。仍無善果。寸心一片往復。千迴生之心苦矣。著者敬插一言。名士美人。天成佳偶。使萬白桃易地而爲秦生。則顛倒之情。未必有減於生也。

無何。媼奔告萬白桃行矣。生聞之。卽出遙望。萬氏之門而立。果見萬白桃儀態萬方。舉步盈盈。漸行至前。生駭極而奔。蓋萬白桃之叔方隨諸後也。生奔數十武。適見一樹大可十圍。遂隱以覘之。見其叔並不左右。顧頗自幸。未爲窺破。不然彼姝將怒我。至何若。遂尾隨之行數里。望見一華屋樓宇軒爽。前後有小溪環之。萬白桃越橋而過。向此華屋之門而入。入時顧謂其叔曰。余稍坐卽返。可令媼來伴我。毋勞我叔也。言已。忽見生

遙立視己爲之大。頓俯首而入。生竊幸。今日此行。殆冥冥中玉成我也。遂堅意俟之。既而媪至。見生笑曰。公子何時來。此乎。生日。片時許也。媪曰。余此來。伴姑娘回家。公子來。此亦伴何人回家乎。生大窘。慍曰。媪何究詰之深也。媪笑曰。余與公子戲耳。余昔在公子家。公子年七八歲耳。對余輒戀戀如母。余輒笑公子穉。今公子已成年。猶穉氣未除。故不能笑汝也。生頗憤。而媪則笑逐顏開。婆娑入矣。生徘徊停佇。徬徨滋甚。生良家子也。生來拘謹。未學風流。今乃追隨彼美。有類狂童。觀其進退趨趨之間。蓋知其用情摯已。

無何。媪扶萬白桃出矣。生欲趨前通款。忽又驚顧。見二人行漸遠。乃尾隨之。媪忽後望。見生似驚異。詢曰。公子何久留此也。生不答。媪附萬白桃耳。良久。萬白桃回頭審顧。生報甚幾。不能自容。轉念余男兒。何羞縮爲仍。隨行於後。萬白桃行。生亦行。萬白桃折向何方。生亦折向何方。在生此行。原欲一通款。曲顧行行。重行行。萬氏家至矣。旣笑容之未接。復誠款之莫通。奔走數里。春夢一場。不勝沮喪。萬母已倚閭而望。見萬白桃至。卽

降階扶之。生鵠立如木鷄。深自歎喟。萬白桃忽轉軀視生而笑。萬母方與嫗語。未見也。生得此一笑。如奏凱旋大喜。歸家思倩冰人往說。邑中有馬子絳者。與生有葭葦之誼。而與萬氏則係世好。秦生以執柯事懇之。馬諾約以十日。十日既屆。秦生往馬曰。彼叔父母愛重姪女之心。有過掌珠。嫌君續娶未允也。生聞之大失望。而病作矣。閱者須知生之此病。蓋馬促成之也。馬與生雖有葭葦親在十餘年前。嘗以田地與生父構怨。頗深。生以爲閱年既久。畛域當泯。不虞馬之詐也。既受生托。馬笑曰。小子妄哉。乃欲挽老公作媒婆。老公何人。果欲余作媒婆者。其速以田地來。非惟不說。且散佈謠言。謂秦生無行。生病初起。祇患頭痛。繼則咯血。飲食不進。病勢大危。醫者雖多。大都束手。或曰。萬氏有藥製方。甚秘。治咯血症有殊效。盍往乞之。秦母聞之。卽飭人至萬宅索取。萬氏殊不吝。付紙裹小包中。末藥也。紙包之面標小字數行。曰。血症從心神甯自愈。生見之急。易以他紙。將此紙藏之。蓋此數行。萬白桃之手蹟也。萬白桃玉貌綺年。究未能情同止水。昔見生之追隨。不捨芳心一片。蓋已深惜其情之癡矣。以一笑報之。尙冀生之有以。

回頭也。今乃病耗一傳柔腸。九曲贈藥之際，親經素手，默默中深祝癡郎之病早痊。意謂余不忍視郎病，余折節從郎矣。

傭媪年老，多言執役之餘。每至萬白桃繡帷之內，絮絮於旁，謂女公子嫻靜而才，東床之選亦必質美如女公子者。方稱快婿。秦氏之子早擅盛名，而丰姿翩翩，濁世中佳公子也。公子嘗語媪萬氏女公子賢甚，揣彼意傾倒女公子至矣。若女公子有意，余當告之。老主人爲撮合山也。萬白桃不答，然寸心默許，已不能堅定如前矣。今聞秦生病益測然，不能自持。記者曰：天下守禮謹嚴之女子，惟悱惻纏綿之情，足以動之。萬白桃固守禮謹嚴之處女也。秦生一病而心遂移矣。生自服萬氏之藥，病遂漸見痊。可若謂藥之靈，毋甯謂爲裹藥紙上數行小字之效也。生以爲此八小字中實厲勗之意，使萬白桃而果寡情者，又何勗勉爲也。心緒一寬，沈疴脫矣。生旣痊，可遂托言道謝往萬氏家中。萬叔出爲款接，寒暄畢，簾鉤微動，隱約間似萬白桃在內窺望也。生因假言僦居，遂遷入其家。知萬白桃喜花，特多備奇葩，羅列階除，而四壁琳瑯都是名人手蹟圖書。

鄴架復古雅。宜人萬白桃。以爲生風雅士也。酬詩疊疊韻語。縣縣此時之。二人已進爲愛好之詩友。一日生詢萬白桃曰。我二人願以詩友終乎。萬白桃不答。生固問之。萬白桃曰。余不明君意。生笑曰。余二人願爲詩友乎。抑願爲鴛侶乎。萬白桃拈帶而笑。生曰。妹所繪之扇。今猶寶藏完好。他日鏡台既下。當預備爲卿催妝時用也。言至此。履聲衣影。萬母自內出矣。二人乃散。自此一別。遂數日不見。萬白桃欲詢傭媪。顧自不見。萬白桃後。此媪亦遂屏跡。生鯁鯁然謂萬白桃必怒聞。余言也。書空咄咄。悽惶無已。嗟乎。萬白桃非自絕。秦生也。蓋世間事孰能美滿。况屬因緣。此中消息。殆如用兵者之瞬息千變。有非局中局外人所可臆度者。萬之叔父母所號稱慈善者。獨於兒女關係。竟不能盡如嫗言。謂能曲從姑娘也。生與萬白桃之有情款密。萬母已微有所聞。告之萬叔。謂軼華已過笄年。余失之姑息長而未嫁。萬一瓜田李下之嫌。播之於外。其何以對我伯嫂在天之靈乎。東村黃姓家尙殷實。關說已久。余未有應。今卽令媒使報可。萬叔長厚。凡事皆聽其妻。卽曰。諾事爲萬白桃所聞。則大戚羅帳低垂。黛不語而劇疾作矣。舉

室○憂○惶○憂○惶○之○中○要○以○秦○生○爲○最○萬○氏○父○母○非○不○愛○其○女○姪○也○蓋○其○姪○女○之○病○自○何○而○起○實○茫○然○不○知○知○之○者○獨○秦○生○一○人○耳○生○雖○合○居○一○宅○而○天○涯○咫○尺○夢○想○徒○勞○一○日○嫗○喜○極○奔○出○告○曰○姑○娘○病○已○有○起○色○主○人○已○允○姑○娘○嫁○公○子○矣○初○姑○娘○病○重○時○滴○水○不○進○夢○中○嚙○語○甚○多○時○及○公○子○主○人○知○姑○娘○意○遂○慨○然○允○許○謂○病○苟○愈○萬○事○無○不○從○也○姑○娘○聞○之○張○目○視○主○人○微○露○笑○容○今○已○能○自○起○把○箸○進○食○矣○生○禱○天○深○謝○謂○此○事○之○諧○斷○非○人○力○幾○經○挫○折○卒○底○於○成○實○隱○有○呵○護○閱○月○餘○萬○白○桃○已○能○盈○盈○下○榻○雖○香○桃○瘦○損○而○意○趣○歡○如○生○亦○自○謂○此○事○已○定○冰○人○朝○往○鴛○盟○夕○成○雖○二○老○之○心○不○無○快○快○然○亦○決○不○執○拗○如○前○也○孰○知○事○變○之○來○正○有○予○人○以○不○可○思○議○者○蓋○人○心○皇○皇○謂○太○平○天○國○軍○溯○流○而○上○將○及○蘇○城○矣○

枕○亞○曰○白○桃○婢○遇○榮○不○幸○也○萬○白○桃○遇○秦○生○亦○不○幸○也○白○桃○婢○遇○榮○之○不○幸○不○待○贅○言○矣○若○萬○白○桃○者○紅○閨○蘭○課○游○神○丹○黃○極○蕭○閒○自○得○之○樂○趣○乃○忽○遇○秦○生○純○潔○高○尚○之○美○人○遂○漸○爲○秦○生○所○束○縛○而○捲○入○於○情○海○之○旋○渦○中○矣○於○是○初○則○慕○繼○則○羞○

終則惱而病矣。我不知天下才子皆知愛惜美人而美人之受其愛惜者往往因此致病是亦不可以已乎。

白桃婢之遇榮與萬白桃之遇生一則避榮一則戀生在當時論之榮與生之人格迥不相同似不可相提並論然白桃婢遇榮爲遭狂暴萬白桃遇生爲種愁根雖二美之心理微異然以旁觀派評之則同屬悲觀惟其悲觀有遠因近因之殊耳。

萬母之於萬白桃不失慈母身分初則防之繼則容之防之不得已也容之亦不得已也一操一縱而慈母之懷見矣。

馬子絳真陰險小人哉事隔數十年猶積怨未忘陽與生周旋陰則中傷之世道日非社會中獨多此輩忠厚如生烏能與彼抗乎雖然若不持誅心之論則斯事實爲生斬斷情絲之寶劍剛刀使秦生一聞馬言自此回頭則二人亦何至遭以後之種種魔劫乎。

鐵冷曰：情之魔力大矣哉！萬白桃初遇秦生，慧劍一揮，即與生斷。乃一聞生病，即柔腸惻惻，不能自持。前後適成兩擲，無他。萬白桃可以制一己之情，而不能制秦生之情，不能制秦生之情，則已。之情能制而不能制矣。女兒心腸菩薩鑄也。

枕亞謂白桃婢不幸而遇榮，余謂白桃婢幸而遇榮也。白桃婢一侍兒耳，即所遇皆順，則不老於丫角度，亦不過爲人之寵姬愛妾耳。百世而後有誰知白桃婢爲一婉麗之美人，高介之貞女也哉！惟其不幸而遇榮，後世乃知白桃婢青年守志，貞介不污，羣從而嗟歎之，贊美之。於是白桃婢長駐於人之腦府間，而東訥復繪影繪聲爲之傳述，然則榮實大有造於白桃婢，甯得謂之不幸歟。

第三章 避亂

太平軍崛起粵西，所向克順。趁全盛之勢，席捲東南。時郵電未通，雖烽火連天，尙不致全國沸騰也。常州既陷，警耗傳來，滿城風雨矣。萬之叔母共議所向，母曰：余家在崑山之鄉，離城較遠，不如暫往避之。羣以爲可，遂相偕出奔。生有日記，中載出走後之狀況。

綦詳茲節取之以餉閱者。

四月初六日晨起盥漱訖望見彼美已起在月亭下對鏡理妝髮可委地光澤鑿人眞仙姝也昔人有言水晶簾下看梳頭斯言蓋不啻爲余詠矣余自束髮受書飽飫禮教香草美人漠不關懷自遣彼美顛倒之懷不能自己佛說因緣以此證之此中殆眞有因緣也。

彼美之病今霍然矣彼美之病余實爲之蓋彼美貞潔人也余一見傾心多方纏繞遂牽入此情海之旋渦中雖余愛慕之誠出於肺腑然人家閨女何用底事干卿顧余積想旣深終無以自克惟我兩人用情高潔則天日可表也。

午餐後忽聞常州失陷之耗大駭蘇州相去咫尺同爲東南財賦之區常州旣失蘇城不保避難之法惟有出走耳余一人卽披月戴星亦所勿懼惟不能不令人戚戚者則彼美一家也正憂悶間萬母召往商議母曰崑山之鄉有唐庄者余戚所居也思至彼暫避余亟贊成蓋蘇城近鄉敵騎勢必充斥舍此實別無他道彼美病後餘容丰神大

減。余。對。彼。美。尋。常。寒。暄。外。別。無。他。語。代。伸。衷。悃。實。則。余。自。彼。美。病。後。日。夜。憂。思。胸。中。已。積。有。千。萬。語。斷。非。一。時。所。能。盡。吐。今。萬。母。在。旁。其。能。容。我。二。人。喋。喋。耶。平。日。余。遇。彼。美。雖。有。兄。妹。之。稱。然。不。過。在。花。前。月。下。則。然。耳。在。萬。氏。二。老。之。前。除。目。送。眉。語。外。固。未。嘗。通。一。言。接。一。辭。也。今。萬。母。告。余。謂。避。難。之。際。當。捐。除。嫌。疑。相。處。如。一。家。人。復。指。彼。美。謂。余。曰。汝。二。人。可。以。兄。妹。稱。毋。再。覲。覲。也。我。二。人。得。公。然。以。兄。妹。稱。者。自。此。始。嗟。乎。戰。雲。翳。鬱。干。戈。縱。橫。我。二。人。獨。於。此。腥。風。血。雨。之。中。兄。兄。妹。妹。結。攜。手。之。緣。此。又。余。日。記。中。所。至。可。紀。念。者。

垂。暮。出。走。避。難。既。衆。舟。楫。一。空。砲。聲。殷。殷。聞。之。膽。戰。皆。惴。惴。然。恐。追。者。之。襲。其。後。涼。月。紛。紛。行。人。在。道。程。途。既。遠。心。急。足。違。彼。美。纖。步。伶。仃。屢。屢。傾。跌。余。時。以。手。扶。之。彼。美。雖。不。勝。含。羞。然。禍。迫。眉。睫。亦。宛。轉。相。就。余。非。忍。乘。人。之。危。強。以。愛。情。相。加。扶。危。相。顧。仁。者。所。爲。況。彼。美。爲。我。鍾。愛。之。人。而。謂。拘。牽。小。節。坐。視。顛。仆。不。加。扶。持。乎。萬。母。艱。於。步。行。與。彼。美。無。異。萬。叔。左。提。行。篋。右。扶。萬。母。若。在。平。時。必。爲。途。人。訕。笑。謂。伉。儷。之。情。老。而。彌。篤。

萬叔扶萬母於前。余則攜彼美於後。出走倉皇。乃獨有此鶉鷓。鱗鱗之佳話。萬母操行。尙嚴。今事迫至此。轉謂彼美幸有余提攜也。所過村舍。都空門自掩。鬼磷點點。冷風颼颼。蓋此時已夜過半矣。疲憊不能再行。思覓數椽之屋。暫度深宵。乃地屬荒郊。竟無棲止之所。轉輾得一破菴。遂投入憩宿。菴雖頽毀。然牆垣高峻。供有觀音。觀音號稱救世。若果有靈。則我人流連至此。當邀垂憫也。回憶昔遊。湛然菴時。爲我二人之初會時期。今至菴爲我二人之攜手時期。是此二菴不可謂非吾人之撮合山也。然我有感焉。相愛偏在病後。攜手乃在難中。言念及此。爲之不怡。

入廟後。各團臥。取暖。忽聞萬馬奔騰之聲。如怒潮洶湧而至。急以草自覆。既久。無變心。方安貼。實則荒僻之區。追師不至。大風振木。謂是追兵耳。雖倦憊已極。以戒備故。未嘗合目。

初七日黎明。卽起。所攜糗糧。分食殆盡。萬母笑曰。我侄善畫白桃。若此白桃。亦如破壁之龍點睛。可活者。我儕且擷取以療飢腸。彼笑笑曰。艱困至此。母猶相謔。萬叔曰。非母

謔也。蓋飢腸轆轤。遂涎及我。侄之畫耳。旣無食。復乏水。喉枯欲絕。不得已。仍掙起。出菴中。供觀音兩廡。有佛甚多。歷時旣久。身首不全耳。鼻失落。神力雖大。乃先我人遭劫。其得謂之天命也歟。

旣行。覺休息之後。足力似健。惟腹中飢鳴如雷。行不數武。羣嗟無力。曩見江淮飢民。吞食生菜糠粃。則爲之掩面。今卽求此生菜糠粃。不可復得。亦云慘矣。彼美屢伏地。不能起。萬母曰。前行或遇鄉村。若滯留於此。是斷糧自絕也。彼美不得已。復起。余扶之而行。嗚呼。此時余之精神。盡注於彼美之身。轉不覺己身之無力。力行里餘。忽見人影憧憧。則大賊亟伏榛莽。避之余。察其步旅之聲。非整齊如行伍。竊伸首觀之。則前後數十人。亦係逃亂者。余乃扶三人出。而萬叔已身體震顛。面色如灰矣。余卽趨彼數十人前。乞略分食品。彼等初不吝。卽在行囊中。給與多種。余得之如獲至寶。亟亟伸謝。昔韓信一飯報母千金。惜余行卒。卒未詢此數人姓氏爲誰也。

復行十餘里。抵一邨。舍雖比戶不多。而茅舍竹籬。雅擅幽潔之勝。村中人。雨笠煙蓑。若

不知世間有亂事者。余等跋涉長途。淒涼滿目。今忽遇此。如入桃源時日。已銜山暮煙。且合遂謀度宿。村嫗見余等徘徊道左。卽趨前迎曰。公子何往。余曰。我等自蘇城遭難而來。思至崑山之唐庄。嫗知此距唐庄有幾里乎。嫗曰。四十餘里。尙有三人。係公子家族乎。余曰。非也。余送此三人抵彼處者。嫗曰。今日已晚。如往唐庄。抵彼時當在夜半。余觀姑娘等蓮步纖纖。恐不任遠行。今夜暫止。寒舍明日啓行可也。余等皆曰。諾。遂從嫗至其家。嫗曰。余家人數不多。惟母女數人而已。子役於西鄉間。月一歸家。有薄田數畝。則我與媳婦女兒三人所耕食者。無何一少婦出荆釵布裙。望而知爲嫗之子婦。卽款萬母與彼美座招待。甚殷。俄而一少女捧盤。篋中置粉製之食物。佐以香茗。少女年華二八。貌殊不庸。可稱鄉間之秀。見人不作羞態。嫗顧謂女曰。客等自蘇逃亂至此。余家幸在窮鄉。可無虞擾。及其速佐汝嫂治餐餉客也。嫗年在六十左右。而精神殊健。少頃肴具雜陳。趣余等進食。嫗別設一席。偕其女媳同食。余等亦不推讓。四人圍坐共食。余與彼美舉案齊眉。此爲首次。

嫗之少女竊竊然議吾等所語爲何殊隱約不可辨惟見其指萬之叔母告母曰彼二人殆老夫婦也余與彼美則小夫妻也余竊視彼美則已紅漲兩頰彼二老人方絮絮商量明日進行事似不聞也者食畢母與嫗閒談良久母問嫗曰嫗祇生子女二人乎嫗曰然母曰若女當已訂婚期嫗曰未也若七歲失父余撫養至長亦殊不易今余老狀漸頹日暮就木亦甚願及身爲少女了卻婚事也鄉村僻處亦習尙浮華淳樸之風與數十年前大不同矣村中某姓富甲一村願其子終日在酒家茶肆曾有人爲少女執柯老身不許也小女生長田家自煮飯提榼外皆無所能幸阿嫂賢於耕織之餘教以裁製今日亦能從嫂後事針黹矣余觀女公子眞賢甚玉容端麗舉止嫺雅大家閨秀究與村女不同若在承平之日余當物色才郎爲女公子作伐也萬母笑曰我侄誌之婆譽汝甚至其起謝婆也彼美俯首至胸嗚呼鴛譜幾訂忽被風吹嫗苟知我二人之歷史者必勿作斯言也嫗曰寢具已備途中勞頓不如早睡余等遂入室就寢彼美從萬母宿余與萬叔則別居一室

初八日晨起。嫗之女。媳已機聲軋軋。從事紡織矣。萬叔尙撫枕作嚙語。所述大抵爲伏身榛莽時恐怖之狀。彼美掠削雲鬢。晨妝未竟。蓋螺髻不整已二日矣。進晨餐畢。萬母辭謝欲行。嫗挽留甚力。曰此地雖非安樂窩。然僻地荒村。決無寇患。且住數日。再定期。萬母不能卻。乃止。此一日也。嫗就萬母談。所談多家常事。嫗之子婦與女。則強彼美教鍼鏞。惟余與萬叔。獨向隅耳。余不與彼美款語已數日矣。就與之言。則彼二人常在左右。不得已。伴萬叔出遊荒村野景。都屬天然。置身其間。屏囂絕俗。其一種幽靜清遠之風。自足令人眷戀。

村中獨多貞節祠。祠中設有神位。甚多。凡婦女不幸早失所天。無論已嫁未嫁。能守貞操者。身後皆設位。致祭。平心論之。夫婦敵禮。貞操美德。男女當共守之。何以世間祇有烈婦貞節祠。不聞有義夫貞節祠也。

夜膳有酒。係村中聞嫗家有客。特送酒二罇。酒佳甚。萬母彼美皆醉。而余醉尤甚。蓋萬母與彼美皆能飲。余坐對美人。斟飲尤多。所不能酒者。惟萬叔一人而已。彼美杏妒雲。

饒實已逾量而余猶殷殷勸酒最後數杯彼美固拒不飲母曰我侄受之以謝哥數日扶持之力也彼美春水一眸睨余欲笑竟一飲而盡海棠壓倒玉山頹矣余醉極思寐撫枕後好夢甚酣不知彼美香夢中芳魂綽約何如也

初九日起時甚早蓋今日必須啓行也萬母宿醉已退彼美則兩頰間猶作嫣紅余問母曰妹昨夜至何時始酒意退也萬母曰妹夜半猶醉態朦朧但聞呼哥哥不置殆夢中埋怨哥也彼美大頰余默思夢中未必不呼彼美特萬叔酣眠未之間耳萬母出金飾數件贈與嫗女嫗固辭乃受臨行嫗送之村外余觀其家姑媳之間如母女然姑嫂之間如姊妹然瑞靄之氣盈門以視彼朱門巨室雖安富尊榮而倫常之變亦惟此巨室朱門爲最多誠以家庭雍睦之風宜在村野中求之也

余途中竊問彼美昨夜醉否彼美笑曰不醉夢中何喚及汝也余曰妹喚余是否是母言埋怨余乎彼美曰兄謂余埋怨者卽埋怨可也余誓此後不與兄同飲回思醉後之言令人羞死余曰他日並坐洞房時當與妹把合盞杯也彼美笑存之余曰此二日中

妹見余輒無笑容。余偶向妹面，妹輒他顧，何也？彼美笑曰：衆目睽睽之地，亦冒嫌與兄款款乎？余亦笑曰：妹會權變，若此，余一時膏騰，幾疑妹厭棄余矣。妹昨夜當筵一笑，何媚也？彼美厭余瑣瑣，欲趨前就萬母，行力掙脫其手，一失足顛矣。余亟救之，彼美笑，余亦忍俊不禁，抵唐庄日已過午，庄大致與黃村相若，惟民富厚過之。萬母娶於張，張庄之鉅姓也。母之弟已下世，家中祇存弟婦甥女數人，甥皆年幼，女則亭亭長成矣。張母慈貌藹然，與萬母無異，而性之執拗則逾於萬母。張母表姪風雅士也，幼與女同居，長相親愛，母知之，戒女不許與其姪面。姪倩冰人往，母嫌其貧，不許。旣而姪得伯之遺產富矣，母又嫌其失學，姪慧敏，下帷攻苦，縣試連捷，母又謂其寡行，卒以此女字村中農家子。姪嘔血而亡，女聞之，亦自傷哭泣。嗚呼！余與彼美，苟非萬母之慈，則我二人結果當亦如此耳。嗚呼！父母之於子女，可謂愛矣。獨此婚姻之事，則成見在胸，智珠在握，固執之惟恐不力，械梏之唯恐不至。若一至此時，父母子女之情已消歸烏有，此情海之冤魂，脚石之精禽，所由日多歟！然則彼美之叔父母，殆爲天下慈愛之叔父、叔母歟？不

然萬母爲人非漫無定見者。彼父母尙不肯俯就其所生現姪女也乎。初十日至十一日無事可紀。不過此數日中鶴唳風聲謠傳甚盛而已。

十二日謠言益盛。羣謂太平軍已占蘇城。分兵四出抄掠各地。巡撫徐有壬被殺。余登高瞭望。果見太平軍在崑山者已密集如蟻。大駭。亟謀遷徙。崑山距此不過數十里耳。朝發可以夕至。因進告二母。謀遷徙之方。二母皆大戚。正籌慮間。忽金聲大震。鄉民各執械奔集。謂太平軍已大至。鄉民正力圖堵禦。我儕聞之皆大駭愕。進退維谷。蓋此時已無去路矣。嚴閉柵門以待其變。余在斯時雖力自鎮定。然不能不慌張於色。閱數時而事乃大定。蓋長髮軍來攻者不過數十人。已爲鄉民擊退矣。余經此虛驚。知非安地。張母主張庄中各出家資築堡壘。自守。余力贊其事。雖螳臂不足當車。然有此掩蔽。或可保全。

十三日。余遊說各庄戶。霎時間。醵集百餘金。團民以身家關係赴事。甚勇竭。一晝夜之力。堡壘以成。

十四日起甚早。比來數夜就枕未嘗酣睡。一闔目卽有夢。所處不同。夢鏡亦異。非夢彼美被擄卽夢己身。罹鋒鏑之慘。嗚呼。余自維非胆小如鼷者。蓋日旣憂彼美之失。所夜遂有幻夢之駭。人午後忽呼噪之聲如雷。團民擊金應之。太平軍舉師直撲堡壘。幸壘築甚堅。團民抵禦復勇。未爲所破。時堡以內皆惴惴然。婦女有力者運送土石糴糒。相持至黃昏。團民躍出猛撲敵營。敵營大潰。敵撥援師攻撲益烈。團民憑壘射擊殺傷甚多。卒以力竭。械盡。敵自缺口處衝入。一時大亂。余翼萬氏叔母及彼美出向南力奔。慘哉。張氏母女也。一聞堡破。母女相抱而泣。萬母勸之偕亡。不從。余四人出奔時猶聞哭聲。殷殷也。離堡里許得一破廟。遂潛伏其中。太平軍怒。庄民守禦之力搜戮甚酷。呼號哭泣之聲化成一片。聞之腸斷。余等匿於神座下。來長髮軍十餘人各操戈矛窮搜我廟。無所獲。垂去矣。忽見萬母衣角露於外。余等四人遂被發覺。萬叔哀乞宥免長髮兵睜目叱曰。其速獻金銀來。萬母出所有盡獻之一兵。顧謂其儕曰。盍縛之以獻主帥。可邀上賞。衆從之。我四人遂皆被縛。彼美泣。余亦泣。嗟乎。我四人末日至矣。一爲所俘。卽

不殺害甯復有。幸片刻之間。已不見此三人。何往矣。蓋俘獲之後。卽爲押解。有肩余身者。有掩余目者。逮至押所。則充斥者。都是庄民。垂頭喪氣。慘不忍觀。嗟乎。余不知此時三人作何狀也。此際之痛苦。雖剗吾腦。剖吾心。猶不足形容。其萬一痛苦。旣極而昏暈矣。蘇後。則慘綠燈光。已閃影壁上。蓋已置身牢獄矣。乃乘防護者懈怠之際。乘間逸出。心憊未定。莫知所向。信足而行。黑夜莫辨。墮於荒塋之空槨中。筋力已盡。屢掙不起。遂蜷伏終宵。記者曰。讀秦生日記。而知兒女作合之難矣。禍來不測。無何而寇警。無何而逃亡。無何而被俘。彼太平軍苦清政暴虐。非有意與秦生爲難也。乃其結果。使秦生受別鵠離鸞之苦。碧翁戲弄。歟。二人無緣歟。記者誠不能知己。

余節取日記至此爲止。此後則非生語矣。

生先在墟槨中。蜷伏經宵。天明四視。則敗骨殘肢。左右皆是。生亦不暇疑懼。攀越而出。彌望屋宇。都成焦土。惘惘而行。忽發見河畔女屍。手足猶動。撫視之。則非他人。乃萬母也。生淒愴欲絕。視其體受刀傷數處。萬母張目視生。淚盈兩睫。旋即瞑目。生大哭。長髮

軍聞聲追至遂捕之去統帥見生大爲賞異並不追究昔日之脫逃知生能文委司書札生在軍中既久與儕輩日相狎習漸刺探萬白桃事皆云不知一日生忽在他人案上檢得女俘名册急加翻視不見萬白桃以爲逝矣忽最後一頁見有秦軼華三字心動潛至獄所窺之則秦軼華者果爲萬白桃也雖玉容無主而眉黛間若挾風霜生憐愛之念已化淚珠守者在旁未通一語萬白桃自被俘獲深知寄身虎口甯望餘生一死自期此心早決所以遲遲不卽自裁者則芳心寸寸謂同心托體之秦生萬一有一日之期會耳萬白桃初見秦生則大訝異繼見生長髮髣髴復疑非是遂不致問生出默籌兩人潛逃之方運思久久終未得間蓋比日俘虜屢有逃亡防閑加嚴自晨至晚有人檢視謀之殊不易也旣而生忽有悟以爲欲濟此事須隨時得近獄旁而操此權者祇此檢視之人生乃賄其儕某謀充斯職其儕得賂詣統帥處爲之游說統帥以生奉職勤敏意在遷擢不欲以典獄事勞生其儕某詭曰秦生秉質謙冲司書有關戎機常恐貽悞界以斯職實稱其志統帥乃調生充典獄官時守獄之隸爲一狡黠之婦人

生既抵任。即托故革除。易以己所親信者。任事月餘。逡巡未發。蓋生猶躊躇未決者。謀與萬叔偕亡也。生充司書時。薦萬叔任會計之職。至是。生與萬叔謀帥之生日。軍中皆舉慶致祝。叔於月光之下。先出待。在橋頭。萬叔從之。無何。帥生日至矣。生亦隨衆趨。踰致賀。夕照銜山。夜筵盛設。酒紅燈綠。中生遂負萬白桃出。

枕亞曰。鼓聲動地。聲中驚散鴛鴦無數。而秦生與萬白桃獨於此。多難之中。鸚鵡鰈。爲西人密月之旅行禍福之來。不可測度如此。然則此鼓聲之聲。視爲二人洞房合奏之笙簧可也。

余讀秦生日記。益景仰生之爲人。夫當此造次顛沛之頃。生不惟無苟且之行。且益可窺見生愷惻肫篤之懷。其言曰。余不欲乘此逃亡之際。強以愛情加諸其身。嗚呼。言之何其真且摯也。余故嘗謂真有兒女之情者。則其言行之不苟。必高人一等。彼貌附風流而陰實虧行者。非惟名教之罪人。抑亦秦生之罪人也。

鐵冷曰。余懸想秦生與萬白桃把杯同飲之際。兩人愉快之懷。誠非可以言語形容。

嫗家少女亦大解事。以伉儷目之。此時二人之心度亦祇羨鴛鴦不羨仙矣。雖數日馳驅奔波已苦。然得此一段佳話。則以前種種殊不足爲二人苦也。

第四章 狂士

月色通明。照耀如晝。一若多情之嫦娥。亦深憐惜。此三人多露之行。特爲之燭照者。萬白桃羈禁之後。舉足無力。遂宿於破窰。窰距唐莊不過數里。而荒涼僻處。在承平之時。已如空谷。三人得之。遂據爲潛身之所。驚弓之鳥。疑懼實多。萬叔尤甚。時側首探視。萬白桃不見。萬母在途中。時已詢之秦生。生以他語亂之。未答也。至是復問萬叔。泫然答曰。實告我姪叔母。已於二月前歿矣。萬白桃大慟。生亦淚如泉湧。萬母持家。雖嚴。顧其接物待人。在在皆厲恩意。而對於萬白桃。尤依依如母女也。萬叔晚景不愉。暮年抱失偶之悲。此歷年塵封之破窰中哀痛之深。弔古戰場不是過也。

天明。萬白桃欲尋萬母尸首。生止之。不可。遂三人同出。歷時既久。面目已腐爛。不可辨。三人伏地大哭。偵者聞聲。追至。出長索一束。盡繫之。蓋自生等逃亡後。此偵者狙伺久。

矣。遂分別監禁。

時。湘。淮。諸。將。橫。厲。無。前。太。平。軍。屢。失。名。城。軍。勢。日。蹙。蘇。城。久。困。重。圍。日。暮。且。下。徵。發。各。軍。甚。急。唐。莊。屯。軍。萬。餘。人。亦。奉。令。拔。隊。往。救。生。等。遂。被。解。至。蘇。蘇。之。守。將。爲。譚。紹。洸。氏。悍。將。也。生。等。既。抵。蘇。譚。巡。視。俘。營。見。萬。白。桃。驚。其。艷。令。宮。女。召。之。入。宮。宮。女。見。萬。白。桃。時。笑。容。可。掬。欣。然。謂。萬。白。桃。曰。奉。大。王。命。珠。花。一。朵。霞。裳。一。襲。特。賜。姑。娘。姑。娘。須。詣。大。王。帳。前。恭。謝。萬。白。桃。不。辭。守。者。啓。獄。門。扶。出。宮。女。爲。之。盥。櫛。卽。以。所。賜。之。衣。被。之。萬。白。桃。將。出。中。庭。而。淚。皆。不。能。掩。矣。宮。女。窺。萬。白。桃。中。懷。邑。鬱。則。復。擇。詞。以。進。曰。姑。娘。母。憂。大。王。轉。戰。疆。場。墮。名。都。無。數。實。爲。當。世。英。雄。其。恤。孤。憐。弱。之。懷。視。我。儕。婦。女。尤。甚。所。謂。努。目。金。剛。具。有。菩。薩。心。腸。者。茲。逢。寵。招。余。方。爲。姑。娘。道。賀。何。忽。憂。傷。也。萬。白。桃。無。語。繼。詢。宮。女。曰。俘。虜。中。亦。有。被。殺。者。乎。宮。女。曰。婦。女。甚。少。而。男。子。則。往。往。有。之。萬。白。桃。曰。亦。知。俘。虜。中。有。秦。生。其。人。乎。宮。女。曰。余。常。在。大。王。左。右。不。能。盡。悉。外。事。秦。生。姑。娘。何。人。乎。曰。戚。也。宮。女。慰。之。曰。當。卜。生。全。姑。娘。一。入。王。府。則。秦。生。不。唯。不。殺。富。且。貴。矣。且。語。且。行。

已及譚邸之門。萬白桃氣度從容。神色自若。忽見負甲之士紛紛自邸內奔出。曰：譚王無狀已伏誅矣。部下勿問所俘。均赦免。宮女聞之失色。自間道遁去。萬白桃於此巨變之中。獲遇其舅。舅曰：不離此城。終非萬全之計。側聞譚賊授首。因危城久困。部下生意潛割其首。輸誠於清。然長髮軍多係粵籍。精悍無匹。若與清軍雜居。終當爲變。當速喚舟離此危城也。遂相偕出城。萬叔亦至。時三人皆得慶更生。所不知蹤跡者。唯秦生一人耳。舅居於太倉僱舟而往。閱一日夜。始至而萬叔已病不能起矣。舟抵中途。萬叔寒熱交加。病已甚劇。萬白桃與其舅氏調護。雖力苦無醫藥。昇之登岸。病已綿綴。萬叔已屬衰年。憂患荐至。中心抑鬱而疾。疾乘之病。遂不救。猶幸地方靜謐。得從容含殮。較之萬母之亡。差勝多矣。

今當迴紱秦生矣。秦生未嘗亡也。雖遭監禁。然前之同事中。雅相契合者。不乏其人。故解蘇之後。頗有爲秦生緩頰者。爲日不多。卽被釋出。惟鑒於前事。出入不能自由。故在蘇城中。未嘗與白桃面也。生出走之心。始終不變。知蘇城久被重圍。必多疑沮。若掉三

寸不爛之舌敷陳利害說降此城事成則載萬白桃而行事不成則城破之後終當一死同一死也而今日圖之或可於死中求活默察諸帥中能用我言者莫如郤王生在城中稔知郤王庸而驕懦而險遂進說郤王王大怒生曰生爲王策富貴保身家耳大王能棄富貴身家不圖生願以一死報大王乞大王明正典刑毋累大王王顏霽笑曰茲事體大亦知行之不易乎生曰王以爲難則真難耳果敢赴之剛毅斷之則一舉而大事成再舉而富貴保所謂成功於呼吸之頃而集事於俄傾之間者也王從之遂進殺慕王割其頭以獻清軍下令大赦俘虜生卽往見萬白桃則女俘中已無其人詢之守者守者曰譚王遣宮媪召往帳前未返也生聞之如遭痛擊苟非守者扶持已暈仆於地矣生信萬白桃非可降志屈節者不死於亂軍則必抗節不阿覓志於譚賊之手四出探詢不見芳躅或曰一二時前見其偕二人出城也生疑信參半惟時時留意尋覓而已

蘇城旣降清將程學啓殺降酋八人城中遍樹清軍旗幟論功行賞生爲第一生聞之

歎曰。余非能邀功者。不過報萬母之讐。欲救萬叔與白桃二人出也。乘夜遁之。吳江巡撫李鴻章聞之。嘉其義。曰。義士也。飭吳江邑令以殊禮待之。令揣摩上官意旨。迎生至署。閱者亦知此邑宰爲何人乎。蓋卽莊子成也。蘇城未陷之前。莊與其子易服逃出。投效李文忠部下。內外交結。頗得信用。蘇城克復。遂委署吳江縣篆。而其婦則得驚悸之症。去世久矣。榮欲得白桃婢之心。始終不渝。嘗一人至蘇尋白桃婢於庵。而庵毀。尼散。白桃杳無蹤跡。庵之鄰右。則巨室蓬門。多已摧毀。問訊無從。雖廣加探詢。然亦言人殊無確耗也。秦生在莊幕中。苦念萬白桃。使人訪尋。不得出。扇示人。時子英亦在幕中。見題詞。誤以萬白桃卽白桃婢也。以告榮。榮索而觀之。果如子英言。乃大悲自忖己之情。敵卽爲此。獠無怪乎白桃之情不屬己也。遂恨生刺骨。

陳濂者。狂士也。獨居默坐。則靜好如處子。慈善如老人。一至稠人廣衆之間。則據案高坐。好戟指罵人。疆禦不避。狂名大震。而切齒者亦日多有。鄉農某力耕持家。家業頗裕。族子覲其產。商之士豪某。土豪武斷。鄉曲鄉民畏之。如虎。事之如神。聞言以爲有利可

圖也。立往鄉農家。逼令分給其產於族子。鄉農曰：余有子於族子，何與土豪厲聲叱曰：汝子非真，亂宗有罪，不從。余言則家產籍沒，妻子爲孥。鄉農泣土豪曰：限汝三日報。余三日無耗，余必控之。縣署鄉農歸告其妻，相對大泣。鄉人最畏涉訟門，包需索用費若干，訟師推敲用費若干，往往一案之費須數千金，而一案之結又須數十載。公庭歸來家室傾矣。況土豪者官之爪牙也，周納之深，緞練之密，在在足以入人於罪，是非不明，法律無效，故訟無論勝負，事無論曲直，其結果之虧耗終在鄉民。黠者資之魚肉，鄉里鄉農直接畏土豪，實間接畏公庭。婦曰：馬雖專橫，然若哀之以情，當邀憐許。鄉農憂思無計，聞婦言然之，遂往。馬大怒曰：汝敢巧辨以掌力擊之。鄉農仆地大聲呼救，馬掉髮狂毆鄉農，乃斃。馬見肇禍乃大悔，急召族子至，族子覩狀亦駭，竊怪土豪之鹵莽。馬曰：官縱嚴明，究不能遍知外事。余獨愁爲人訐發耳。族子曰：里中人見公皆戢伏，誰敢出此馬曰：余於他人無慮，所慮者惟里中一人耳。狂生陳濂好鳴人，不平此事，若爲所聞禍且不測，奈何。族子瞠目結舌，知事發已不能倖免，不勝懊喪。土豪挾百金出躬詣濂。

寓濂問何來土豪執禮甚恭曰余無狀不能自制其行敬獻百金爲公壽公其垂憫余誠稍寬督責濂於此事已有所聞則大怒曰狂生非家禽受人豢養者趣攜金去毋污我儿也土豪默然而出馬默念不殺此子余終無以自全遂約族子俟夜半越垣刺殺之計既定瘞鄉農於後園初土豪去濂卽至署告發途中適遇邑令遂攔輿大呼曰大令亦知鄉間已出有命案乎邑令左右扶濂詳詢之濂述其事顛末邑令卽抵鄉勘驗土豪與族子出不意均就捕回署提訊一鞠而服自園中掘尸出改葬之二人皆伏罪衆感濂義羣來慰問皆屏絕勿見其狂傲類如此鄉農之戚張姓有女小字白桃濂見而愛之詢諸鄉農之婦婦曰此我姪白桃姑也濂曰已訂婚乎婦曰未也渠家視女如男焉肯早嫁濂懇婦執柯婦曰余勉爲之渠家震君名或能允也婦往張以其狂也不許濂得訊意大沮喪

一日張白桃之父因新宇方成特廣集賓朋張筵置飲濂聞之具柬自進張肅之入濂寬袍方巾舉止高岸見張長揖雜坐衆賓中斟酒自飲酒酣忽謂張曰余猶未娶公女

其嫁我乎。張怒其無禮，不之答。賓客皆大愕，遂不終筵而散。濂出戀念如初。濂距陳居不遠，日流連張宅之前。冀遇白桃，而白桃深居簡出，終無所遇。張之宅畔有桃樹一株，白桃晨起，繡鞵方拾，卽提水躬自灌溉。爲濂所見，欲趨與之言，則鬢影一瞥已掩門而去。一日天方明，濂已起奔至樹畔，取水徧灑之，倚樹而待白桃。出濂曰：「已代姑姑灌溉矣。」白桃面大赭，急返身入濂，亦不以爲忤。於是每晨卽赴彼地，願自此日獲見，後卽莫覩。姣容而宅畔桃花亦不如前日之向榮。似此數日中，亦未一親美人香澤。一若此無知之物，亦深致怨於濂者。若曰：「余朝朝得受美人培護，汝乃強作解人，以分美人之勞。」卒之君未得美人之歡，余則因君多事而已。見屏於美人矣。濂且思且行，歸家倦寤，苦思不能成寐。謂白桃而果棄我也，則大聲斥逐，痛訾余可也不加斥辱，盈盈而入，可料其決不絕我也。然何以此數日中避不與面也？轉輾籌思，默然與几席相對，一若己之几席亦隱笑美人之輕己。此時之陳濂蓋已狂而癡矣。

趙慕儀里之正人也。素重濂才，雖二人性質不同而純潔則一。濂見趙執後進禮甚謙。

趙。偶。進。規。言。濂。雖。不。用。然。在。趙。之。前。固。未。嘗。違。也。故。衆。皆。謂。濂。狂。而。趙。獨。不。因。濂。狂。而。少。之。以。爲。濂。苟。稍。加。閱。歷。則。虬。枝。蠅。曲。之。木。實。爲。良。工。任。重。之。材。顧。濂。自。眷。注。張。白。桃。後。遇。趙。時。甚。少。趙。竊。謂。濂。之。不。出。或。改。行。矣。往。見。之。則。濂。方。支。頤。倦。臥。張。目。見。趙。爲。之。瞿。然。延。之。座。趙。之。所。語。皆。非。濂。所。欲。聞。斯。時。苟。舉。張。白。桃。之。言。行。舉。止。告。者。濂。且。傾。聽。不。厭。此。外。則。一。入。濂。耳。皆。爲。隔。闔。之。談。嚼。蠟。之。言。顧。趙。之。言。又。不。能。不。聽。趙。曰。余。行。年。雖。差。長。於。君。而。性。與。君。同。君。之。所。欲。言。者。皆。我。心。中。之。所。欲。陳。者。也。但。君。則。風。發。我。則。寡。默。非。我。趨。避。也。世。風。日。漓。奸。慝。之。寄。跡。於。社。會。者。日。多。君。能。以。一。人。盡。鋤。之。乎。不。能。矣。徒。以。口。舌。沾。禍。君。子。不。取。也。且。宵。小。之。於。世。猶。樹。之。有。蠹。蠹。之。生。於。樹。者。徧。林。木。皆。是。能。一。一。盡。除。之。乎。是。不。如。任。蠹。之。自。生。自。滅。也。趙。言。甚。切。濂。聞。之。未。嘗。無。動。然。濂。於。此。時。則。鳳。思。綺。緒。方。縈。繞。於。一。心。以。爲。苟。獲。脂。粉。之。垂。青。那。顧。人。羣。之。眼。白。故。趙。子。千。言。不。及。白。桃。一。願。也。趙。坐。片。刻。旋。卽。辭。去。濂。積。念。之。餘。鬱。悶。隨。之。登。樓。遠。眺。則。平。疇。一。片。之。中。茅。屋。數。家。瓦。鱗。可。數。濂。忽。大。疑。獨。注。視。一。家。蓋。張。白。桃。之。屋。在。望。矣。審。視。久。久。

復疑。非是。亟下樓。抵張氏之門。四相之果不訛。急返。倚窗復望。如是者數日。一日似遙見白桃。盈盈在內。顧此咫尺之隔。無殊天涯。有語莫通。傳情無路。頗恨己樓不能移。往繼見白桃。倚窗攬眺。大喜。謂白桃。此時秋波必迴盼我矣。則示之以手。未幾珠簾捲矣。則所見者非白桃。乃白桃之父張某也。深自悔。孟浪張某。憤甚。訪之。知係陳濂。告其妻曰。我家阿桃。年垂長矣。聲名至重。閨訓尙嚴。狂生陳濂。一再求婚。余嚴詞拒之。茲不幸吾家距彼居甚近。樓可相望。彼乃不避嫌疑。以手相招。不圖爲余窺見。萬一因此人言四播。則關係我女之前途。非淺。舅家屢招阿桃。往不如暫往避之。其妻深以爲然。遂寄其女於舅家。濂數日不見白桃。漸知白桃。徒居事不勝悵惘。偶過張門。見宅畔之桃。已枝垂花落。枯瘁特甚。濂撫樹徘徊。不勝淒感。大書張門曰。『重來崔護題詩處。欲晤紅顏不可尋。』張見而怒。知濂所爲。登門大罵。濂羞且悔。以告趙某。趙作色勸之曰。君之才何患不蜚聲騰蹕。好色本人之所欲。聖王勿禁。君若折節讀書。則余外家亦有義女白桃。在請爲君執柯。以較張白桃之優劣。濂遂下帷攻苦。而師事趙。趙故邃於學。斯

時科舉盛行。士子窗下呻吟。都是帖括。趙獨不沾時習。窮覽古今。掌古旁及諸子百家。言一發爲文。則詞辨滔滔。賅博無倫。濂一秉師傳。天姿之慧敏。又足以濟之。期年而學大進。趙歎曰。陳濂狂於言。則時賢警心。狂於學。則宿儒咋舌。其推崇陳濂。可謂至矣。濂蓋自不羈之狂生。已一變而爲莘莘之學子。其悔過遷善之勇。有足多者。記者涉筆至此。暫作停頓。蓋白桃婢佛殿生涯。當亦閱者所欲聞也。

枕亞曰。人當患難時。雖素志堅貞。往往改節。男兒猶然。況屬紅顏。萬白桃跋涉長途。幾經險阻。俘而復逃。逃而復獲。手足被拘。鐵窗永禁。極人生所難堪。一日忽頒赦書。獨邀恩寵。有不驚喜交集。翻然變志乎。今觀萬白桃。則何如直欲以利剪。剗譚王之胸。其用心之密。設計之雄。實鬚眉之所不能出此巾幗中。那裏再有此第二之女丈夫哉。

余初謂萬白桃者。爲一有才有色之名姝也。不圖其堅貞果敢之風。乃臻此詣。才色如此。操守如此。則卽舉天下萬世馨香之儀慕之。亦孰得而議其過哉。宜乎秦

生寤寐以求之也。

彼迂頭腐腦者流，輒以自由結婚爲大詬病，以爲如萬白桃者迹近自媒。君子不取，嗚呼！恐此迂頭腐腦之君子當此危迫之交，將屈膝乞恩之不暇，誰敢勵此剛毅之貞操也哉。

鐵冷曰：枕亞之言何其言之真切而有味也。使萬白桃不經此亂，則迂頭腐腦之君子將議其後矣。

狂生陳濂富有高亢之懷，令人起敬。處此末俗，人烏得不以狂目之。

德鐵血宰相俾斯麥微時，赴其友招飲，友有女殊麗，俾愛之，卽抱而吻之。女之父母怒甚，女則不以爲忤。且深知俾才，遂要求父母成伉儷焉。生之狂不減俾公，而張白桃之慧眼則不及俾之妻也。

第五章 遭劫

白桃婢奉母庵居，較在莊宅恬適多矣。顧此木魚聲裏，已挾鼓鞞之音，而俱來奉佛。縱

虔無救。眉禍萬。白桃出亡之際。亦卽白桃婢。多難之秋。太平軍力攻蘇城。城中大恐。白桃初恐。莊母受驚。遲遲未告。至是警耗頻傳。滿城失色。白桃不敢再隱。進告莊母。母曰。事果危急。主人必來救護。決不令我二人獨留此菴也。無何城失守矣。呼號哭泣之聲。聞於庵內。白桃力勸母行。母歎曰。余有子有孫。乃皆棄我。勿顧又何逃也。汝猶在青年。其從速去。此母與老人同死也。白桃曰。母不去。婢子不離此也。莊母見白桃婢意志堅決。良不忍。白桃婢之因已而死。復力勸白桃婢行。曰。汝生他日。收余骨。汝從余死。則瘞葬無人矣。白桃泣不從。羣尼忿。進曰。亂軍片刻至此。少緩且不能行。汝二人滯留在。此何也。趣行。趣行言已。強扶莊母出。白桃從之。行數武。母忽被掙脫。奔投井中。白桃急赴井邊。施救已不及。遂亦聳身躍入。尼等自後力挽。其袿袿裂。抱其足。得出已暈迷。不省人事。羣尼扶之急。向僻所行。幸得無恙。白桃天明亦甦。匿於田間。羣尼誦佛號不止。白桃欲返菴。縋母尸出。尼堅執不許。曰。此時大亂。如麻殺人如草。菅往返有性命之虞。尼等愛母。未必不如我妹。特救死不如救生。姑娘勿哀。戚尼等受莊母恩。重亂事稍定。

當爲母嗥經超拔也。

時塵埃蔽天。遙望山谷。徧布太平軍旗幟。陰雨霏霏。景象愁慘。尼等冒雨起行。抵一鄉村。喘息甫定。而土匪叢至。數人盡被牢縛。移置舟中。土匪出沒無定。伺居民逃難。一空彼等乘間搜掘。或縱火焚燒。故出走時。什物或寶藏。不便攜帶者。大抵喪於若輩之手。匪大半鄉人中之黠而悍者。疑尼等挾有財物。勒索至再無有。匪有婦年已老矣。笑謂羣匪曰。尼旣無財物。亦不必強逼。少女美甚。卽係財物。釋尼而留此女可也。匪從之。尼等得釋。而白桃婢被留。

白桃婢旣入匪手。焉肯偷生自裁之心。日堅一日。顧覓死至再。皆被匪覺。遂從匪等飄流各地。匪深畏太平軍。太平軍一至。輒掉舟遠颺。白桃在舟中有一事絕奇。卽匪未嘗一犯白桃婢也。匪中有老婦一。少婦一。主留白桃婢者。卽屬老婦。乃匪之母也。少婦舉止大方。容光明媚。似出自名門。顧嫵媚特甚。其於匪等。又頗狎暱。待白桃則殷殷如姊妹。白桃久處匪中。防閑稍懈。一日羣匪他出。舟中惟少婦一人。白桃乘間躍入水中。垂

滅頂矣。少婦殊趨捷，急入水援救，挾以出力施灌，救得甦。羣匪歸，婦告之，且曰：「此女癡甚，常存死志，自後益當留意。」嗚呼！白桃婢居處益不能自由矣。少婦嘗潛叩白桃身世，白桃不答。婦曰：「貞烈如妹，令人起敬。妹愛松柏之操，余惜妹皎麗之容，余無兄妹，故視妹一如兄妹。妹其毋以余與彼等同視也。余之來此，與妹實同。然妹居此以爲苦，余則引爲至樂。白桃婢直睡，其面曰：『余觀娘子嫺雅如大家女，固疑失身匪類者。今聞娘子言果如余料，而娘子不差，且引爲至樂，無恥孰甚。』婦方欲置答，而羣匪返矣。白桃知少婦怨己必深，或舉頃談以告。然生望已絕，卽櫻匪怒，亦無慮也。乃婦與匪言，雖多絕不談及頃間事，則不勝訝異而待遇之隆，轉有加無已。雖心薄少婦之無行，然亦深感其爲人。一日有老人至，精神甚健，兩目時露兇光，匪等見之皆執子輩禮。老人曰：「清軍甚盛，所向披靡，太平天國軍每戰必敗，金陵已失守矣。此行余攜獲金寶，無算，言已出巨篋，授老婦。且曰：『此地離城太近，易被察覺，亟當移舟海中，以免弋獲。回顧見白桃婢審視良久，笑詢少婦曰：『此非姑娘之妹乎？』少婦笑曰：『非也。我母見而愛之，故留在舟中。老

人連點首稱是少頃酒闌飲談笑甚歡舟中人均列席獨自桃婢抗顏不預少婦力勸之曰不過請妹少坐耳舉足之勞妹又何恤白桃叱曰以此相強余有一死老人聞言謂少婦曰我媳且飲此女性僻聽之可也言已似蘊怒甚深而少婦婉言媚語舌辨玲瓏衆歡甚連飲數觥曰我兒乃有此佳婦少婦復勸酒殷殷羣匪皆大醉燈紅酒綠中而廝殺之幕揭矣

少婦自此老人巨篋中檢取利刀一奮力刺老人之胸老人倒復拔取環殺數人刃鋒之利手術之敏如掃籜葉然白桃在旁目覩歷歷不禁大駭少婦審視數人已傷斃盡乃從容拭其刀笑謂白桃曰數年宿仇一旦盡洩壯快何如妹其爲我賀也余家本屬世宦亂起隨父若夫轉徙避難忽遭此梟父若夫均被戕害賊覲余美留配其子飲恨吞聲蓄志懷報久矣顧此老賊尙未回巢沈機待之今乃以一手盡殲其家雖死無恨余甚佩妹之氣節然恐啓羣賊之疑故愛之以心不以面也今志申矣願送妹返也白桃泣曰余淺識乃不知姊俠烈若此今願隨姊至老毋分離也少婦珠淚汝瀾曰姊已

失節。尙有何顏。再在人世。妹如執拗。適重我罪。若輩羽黨。甚多。萬一發見。則姊身不足惜。妹其自謂。何余意。以妹歸家。之爲妥。白桃乃以身世告之。曰。我非欺姊也。薄命人無家久矣。少婦曰。余舅氏居於蘇之城外。妹且從余。抵彼舅氏。爲人性醇。謹依之。可無他虞。白桃從之。棹舟往舟中。積屍盡投水中。二人未嘗習舟。至是乃舵脫身。搖把持甚苦。幸有風助。得濟中流。少婦慨然謂白桃曰。人孰無家庭之樂。夫婦之歡。乃天降余凶。父若夫皆遭橫折。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大愆伏誅於心。固快。然一念其及身。運命之蹇。則雖赴黃泉。終有餘怨也。白桃身世之悲。與少婦同。聞少婦言。適引起其愁緒。淚珠兒奪眶而出矣。

舟抵城外。里餘。二人捨舟登岸。行有半里。少婦曰。舅家至矣。一僮方閒。佇偕前少婦叩之曰。此家是姓歐陽氏否。僮曰。然。少婦曰。若主人在家乎。僮曰。在家。少婦曰。汝速報主人。謂主人女甥。万二姑自難地歸也。有頃。一老人出見少婦。驚喜曰。我甥來何遲也。少婦曰。我舅甥轉展。亂軍中無慮千里。今得倖生來歸。乃指白桃言曰。此與甥同行避難。

者。舅。其。善。視。之。甥。別。矣。方。欲。致。問。忽。白。光。一。揮。少。婦。血。濺。於。面。砍。死。矣。老。人。大。駭。急。救。之。已。無。效。延。白。桃。入。而。白。桃。亦。已。隨。此。刀。光。昏。暈。於。地。昇。之。於。內。旣。甦。老。人。詰。其。女。甥。自。殺。之。由。白。桃。且。泣。且。道。老。人。哭。而。葬。之。留。白。桃。侍。其。妻。林。氏。老。人。歐。陽。姓。名。斌。少。婦。之。表。母。舅。也。老。人。有。女。於。戎。馬。縱。橫。之。際。驚。亡。老。人。欲。塞。其。婦。失。女。之。悲。思。覓。一。雛。鬟。承。歡。索。笑。久。之。未。得。今。得。白。桃。婉。變。端。好。意。大。愜。謂。婦。有。此。嬌。娃。悲。可。稍。殺。不。謂。愉。快。之。餘。而。哀。戚。繼。之。也。蓋。林。氏。平。日。最。愛。少。婦。未。嫁。之。前。幼。居。舅。家。與。其。女。相。得。甚。歡。少。婦。自。刎。林。氏。視。之。不。啻。同。時。連。喪。二。女。也。每。當。清。明。時。節。必。命。白。桃。備。香。花。斗。酒。澆。奠。墓。前。以。慰。幽。魂。白。桃。承。旨。先。意。得。林。氏。歡。心。林。氏。愛。之。引。爲。義。女。欲。爲。白。桃。易。字。斌。不。可。曰。仍。其。原。名。示。所。自。也。

白。桃。緬。念。往。事。常。作。愁。容。如。花。之。顏。不。知。瘦。損。幾。許。林。氏。撫。慰。有。加。恩。愛。如。母。以。爲。白。桃。戚。戚。殆。怨。春。惜。暮。耳。嘗。乘。閒。戲。謂。白。桃。曰。汝。若。久。居。余。家。則。余。當。以。愛。女。之。心。愛。汝。我。女。雖。亡。妝。奩。猶。在。汝。他。日。嫁。得。檀。郎。則。我。女。妝。奩。悉。舉。以。贈。美。好。如。汝。不。患。無。好。兒。

郎也。白桃聞之不惟不歡，且益撩起其愁。徐曰：婢子願終老，角其他非所思也。嗚呼！白桃婢遇榮而後，感觸日深，以爲世間男子放浪寡行，殆皆如此。遂因一榮，謂天下之少年皆類榮也。天真爛漫之嬌娃，一變而爲堅苦卓絕之貞女。大抵人之性質自幼而定。然含苦茹辛之後，所性往往隨之而變。白桃婢是也。

亂事既定，朝旨特開恩科，網羅多士。干戈之後，學殖多荒。濂獨於此時，秉其天資，獨擅絕學。自念一戰而勝，則掇得巍科之日，卽爲鏡臺儷影之時。趙固預爲陳濂賀。濂亦竊冀其射策有成也。

閱者亦憶土豪馬某爲陳濂揭發致死乎？方子英者，土豪之死黨也。土豪死，方慨然自誓曰：不報此讐，非人也。日遣人隨陳濂，後刺取其短。陳濂下帷而後，砥行勵名，推崇之者日多。方不能乘濂有舊，僕方重賄之曰：汝用吾言，可一世不憂貧衣服，恣用飲食，恣啖汝主。余之宿仇也。汝能爲余報之，則舉手投足之勞而榮華畢世矣。僕貪其利，則噉然應之曰：諾。方喜曰：汝亦聞東鄉出有盜案乎？闔家被戕，損失巨萬。省懸萬金購緝，彌

月未獲。汝能控主人與盜。通則萬金可得。而余亦當以家產之半給與君也。僕聞言縮舌不能答。久之乃曰。此事豈可妄攀乎。事若敗露。且身膏斧鉞。請思其次。方曰。三木之下。誰敢不承。汝果獲罪。余當救汝出也。僕惑之。

時邑令貪而酷。得僕控。卽加派幹役。夤夜逮之。濂已寢。毀牆而入。濂疑盜。隸厲聲呼曰。非盜。乃來捕盜者。言已濂已頸鍊。而手枷矣。濂問隸何罪。曰。通盜。遂蜂擁至署。令卽堂。皇坐。訊眉豎目。橫審其威。稜無殊。堂前之刑具。叱曰。汝通盜。當知盜蹤。速供。來不然。汝與盜并罪。聲色俱厲。濂從容答曰。生在家讀書。甯識盜。令言通盜。有何憑證。陳令愈怒。擊案叱曰。汝膽敢抵觸。目無法紀。濂曰。非敢抵觸。令當知入人於罪。不能憑空。令顧左右。喚僕至。僕俯首而上。狀甚覈。濂見其人。卽己之舊僕。殊錯愕。念僕與己何憾。乃遭誣控。令曰。汝尙何言。見證在此。濂曰。生仍不審何罪。若有人控。令通盜者。令亦自承。通盜乎。令益怒。命左右刑之。濂暈而復蘇者。再歎曰。如此極刑。終當一死。遂自承。通盜時已天明矣。半夜光陰已斷送。陳濂一世甚矣。酷吏之怒不可撓也。濂知鐵案如山。已無

生理冷窗擁坐愁緒填膺生死轉置之度外所回環往復者卽趙儀爲君執柯一語耳嗟乎英雄末路意氣猶豪獨此兒女之感則悻惻纏綿不能自持閱者與其哀濂所遭之不幸不如哀濂聞趙言之尤不幸也

趙聞濂被捕大駭急詣縣力陳濂之無罪令哆然笑曰君來已晚余已出詳矣有罪與否且待覆文趙出急抵府署郡守素尊視趙聞趙言爲之動容曰余失察文來不及審視幸尙早此時當在驛程追之可及遂派人馳往截之返飭令解署覆訊忽奉調他省而繼任者與令同鄉性亦剛愎者也斥趙阿私趙赴省上訴歷陳府縣之狂妄巡撫王子春名翰林也得呈卽提省覆訊驗知有寃嚴劾府縣革菅人命府縣大懼星夜遣人赴京登某權要門某權要職掌刑部爲新任太守之座師巡撫彈文至京刑部駁詰甚力末復批曰案關殺人法當窮治今爲迴護意果何居王憤甚乃陰遣人四出偵訪期獲眞盜質證久之未得秋風旣起人皆懍懍爲陳濂危蓋刑期迫矣

一日王子春憑案兀坐忽一人昂然入曰陳濂寃也劫殺某家是余余與陳濂素不相

識因余而殺一無辜之書生是烏可者今投案伏罪王卽命左右繫之錄供上聞某權要猶思堅持前議爲某御史所聞卽列款彈奏奉旨派員研訊盜供如前王子春言得直郡守與令皆革職逮問某權要亦削俸示懲陳濂乃得出獄已疋瘠不復如人矣益發憤讀書明年應秋試舟抵金陵同舟諸子攜行篋纍纍所貯多係時藝共發其闈墨或吟唔或朗讀舟高及肩逼仄不能舒肢體復酸腐之氣中之濂不能耐閒佇舳外默念典試盛舉而赴試之士舁陋爾則深悔此行之多事以爲爭競於若輩之中卽獲勝矣亦烏足以博美人之歡心舟中人見濂高抗獨異亦相顧愕眙一人移其鬮邊之鏡架注視陳濂復隱謂其儕曰此人殆青年失學特假應試以給父母者衆皆點頭笑應之而伊唔之聲作矣濂在舟中環顧無可與語深爲愁悶行三日而至衆偕其儕登岸運行篋如飛濂一人獨綿綿然亦莫知所向信步而行見一宅階除清潔遂投刺入自道假宿女主人出應曰此非寓所請客別賃濂曰余一人初次來遊客地生疏主人如能見容決不相擾女主人察濂爲風雅士遂諾濂乃挈裝入庭中花木紛披風物幽

麗。濂。所。居。之。舍。窗。明。几。靜。較。之。舟。中。懸。殊。天。壤。主。人。王。姓。其。夫。去。世。久。矣。家。中。祇。寡。媳。孫。女。二。人。一。日。女。主。人。出。曰。孫。女。阿。瑤。意。欲。令。讀。書。習。字。客。暇。能。代。爲。指。示。則。我。母。媳。二。人。感。激。靡。涯。濂。卽。應。諾。阿。瑤。年。祇。八。歲。嬌。小。可。愛。時。距。試。期。猶。有。旬。餘。客。窗。無。俚。得。此。嬌。娃。書。齋。伴。讀。良。不。寂。寞。濂。授。以。字。輒。琅。琅。上。口。慧。敏。本。諸。夙。稟。其。父。本。屬。儒。士。若。母。亦。解。咏。吟。祇。以。針。黹。事。煩。不。暇。兼。顧。阿。瑤。旣。識。字。入。內。輒。誦。與。母。聽。曰。先。生。愛。我。識。一。二。字。卽。譽。我。聰。明。我。母。兒。果。聰。明。乎。母。不。答。徐。曰。先。生。謂。兒。聰。明。則。兒。真。聰。明。也。言。已。撫。之。而。笑。

婦。人。愛。女。之。心。視。子。尤。甚。濂。譽。瑤。兒。出。於。無。意。在。瑤。母。則。因。愛。女。之。故。愛。及。先。生。侍。婢。窺。瑤。母。意。指。凡。濂。稍。有。不。適。輒。報。瑤。母。雖。感。微。疴。醫。師。已。至。濂。感。之。見。瑤。母。輒。道。謝。瑤。母。文。君。新。寡。綺。緒。疊。來。時。托。故。至。書。齋。濂。雖。深。於。兒。女。之。情。而。於。風。月。之。思。自。閑。甚。嚴。贈。香。有。意。琴。挑。無。心。故。在。館。多。日。未。嘗。一。與。瑤。母。通。情。話。也。

一。日。濂。悄。然。獨。坐。婢。持。一。錦。盒。至。曰。奉。主。母。命。特。贈。先。生。濂。啓。之。則。中。無。所。有。惟。繡。帕。

一方而已。帕上刺有鴛鴦。濂初莫識其意。久之乃悟。則大震。繞室徘徊。起而復坐者。再蹶然而起。謂婢曰。余友有病。須遷居彼寓。調護女公子讀書。抵彼寓可也。此錦盒仍還余。無需此也。婢入告。瑤母懊悔。不能自仰。濂遷寓後。深悔此次假館之孟浪。往復徘徊。亦殊惘惘。忽婢又賚物至。包裹完好。啓之。則信一封。手指一段也。太駭。函中並無他語。但曰懺悔。此心有如此。指濂收而藏之。

記者繞筆及此。亦使閱者知陳濂能不墮冥行者。雖茲事與此書無屬。然記者見此美德。終不能忽然置之也。濂遷居後。頗有閒濂曷爲改寓者。濂輒托辭答之。瑤母於窺牆之後。得不喪令名者。濂之德也。

無何試期至矣。時方盛暑。汗氣四蒸。濂初涉試場。幾致昏眩。場內吟唔之聲。與舟中無異。四周環顧。目擊意灰。頽然欲臥。則姣好之張白桃。嫣然在目。連類而思。及趙言。則復爲之瞿然。三試既竣。亟乘舸抵家。雁榜未揭之前。士子津津然口講指畫。無非科場人。人心目中。皆自負不凡。羣抱天衢之望。濂獨默然自處。蓋其所縈繞者。較他人尤深也。

念得失無定姻緣難言不幸而名落孫山則趙甯能踐約思至此則復鰥鰥然憂濂抗直之懷獨此綺緒之來則沮喪立盡故濂折節以前病於狂折節以後則病在癡矣一日偕其友出遊二人信足而行於日朗風和中排遣愁思不少忽見一少女自對徑而來遙望如仙友曰此張白桃也其媚在神其秀在骨幾見村女中有此佳麗哉濂嘿然徘徊片時意趣蕭索風景縱佳在濂視之似此片刻之間已覺悲歡殊致友窺濂無意遊覽遂循原道折回晚飯後濂挑燈獨坐邑邑寡歡舉曩時顛倒之情重復引起昏惘入夢正憩適聞人聲喧聒瞿然而覺則省試報捷者至矣一時觀者如堵有嘖嘖稱歎者有譽及濂之祖先者濂本無意干進第亦一笑置之以爲使我夢境而真成事實者乃真愉快耳卽不然使我夢裏之人能移足至此輕啓櫻唇低語郎才者余乃歡真無量耳鄰里聞之羣來道賀卽平日蔑視陳濂者至是亦復折躬陳門所不至者惟張白桃父一人耳白桃父目不識丁而喜結納紳士深悔曩日齟齬濂太甚謂其妻曰狂生陳某上第矣妻問陳生何人張曰卽昔日強求與阿桃成婚繼在樓上以手相招者

妻冷然。謂曰：老兒出爾反爾，皆汝一人。余夙聞若妹言，謂生甚有才也。張素畏其妻，遂默然無語。然此默然無語中，張之心蓋懊喪欲絕也。欲往謝前愆，恐濂不納。此時惜濂不知張已悔耳。不然，早聯成朱陳之好矣。

濂晉晤趙公，欲伸前約。趙曰：余決不給君。惟禮闈在即，行期忽促，俟君南返，再定何如。濂重違其意，遂整裝北上。京師爲人文淵藪之區，陳濂旣魁江南名馳，南北一時文士皆願與之遊。濂寡默，自喜獨與同儷。薛明善、薛濂之同年也。蘊藉風流，談吐雋雅。濂愛悅之，過從甚密。一日，薛宴濂於酒樓，徵歌選色，翠繞珠圍，在席諸人眉挑目送，自抒風懷。濂獨冥焉枯坐，衆羣起，謂陳子殆注意兩廡冷猪肉者。濂曰：余自維性僻，一逗情絲，卽進退不能自主，與其貽悔於後，毋甯斂志於前。衆皆匿笑。而薛獨愛重之，曰：陳子之言，然也。旣而禮闈報罷，遂與薛同行，抵蘇，適趙儀高捷南宮，未克遽踐。執柯約枕，亞曰：莊之肉不足食矣。縱子不教，棄母勿顧，尙得爲人類也乎？乃爲知縣，遷太守。茫茫宦海中，偏多此輩。國烏得不亂，民烏得不苦。我嘗見夫高坐堂皇，稱賢長官。

者。邑。有。逆。子。則。杖。之。邑。有。耆。賢。則。敬。之。察。其。外。觀。固。儼。然。一。賢。長。官。也。孰。知。家。庭。之。間。憾。德。實。多。在。父。母。之。前。雖。以。簞。食。豆。羹。之。微。猶。悻。悻。然。見。於。色。乎。

干。戈。擾。攘。之。秋。蕩。析。離。家。者。不。知。幾。許。身。非。戰。士。而。肝。腦。塗。地。者。又。不。知。幾。許。最。慘。者。弱。不。禁。風。之。紅。顏。亦。捲。身。此。旋。渦。中。出。死。入。生。與。戰。士。受。同。一。之。遭。遇。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嗚。呼。彼。種。火。城。門。者。其。罪。尙。可。道。乎。洪。楊。之。亂。洪。楊。不。任。其。咎。也。其。所。以。蘊。釀。而。造。成。之。者。已。非。一。日。有。洪。楊。而。天。下。亂。即。不。有。洪。楊。而。天。下。亦。亂。彼。尸。位。者。平。日。作。福。作。威。漫。不。覺。察。一。旦。事。起。而。小。民。先。蒙。其。災。嗚。呼。余。援。筆。下。評。時。蓋。正。烽。火。連。天。也。我。知。嬌。好。女。兒。其。遭。際。有。類。於。白。桃。婢。者。當。更。僕。難。數。嗚。呼。何。我。國。女。兒。之。不。幸。多。步。武。白。桃。婢。之。後。耶。

惜。哉。此。少。婦。姓。氏。不。傳。也。含。羞。至。數。年。之。久。殺。人。有。一。家。之。多。又。何。其。奇。烈。壯。偉。若。此。也。哉。或。曰。此。少。婦。有。激。於。白。桃。之。言。故。慷。慨。若。此。然。乎。

陳。濂。好。色。可。謂。能。得。其。正。者。抱。懷。不。亂。君。子。所。難。彼。於。張。白。桃。則。直。接。求。婚。於。媼。

女則數挑不動觀其舉止之不同即可以斷定陳濂之爲人矣

此一章也男貞女節東訥此書維繫風化不少矣

璫冷曰枕亞謂當時不幸而有此亂余謂當時幸而有此亂也蓋此一亂不啻鑄燭
奸之鼎建旌節之坊使衆皆知莊雖稱官行同梟獍白桃與少婦雖爲婦人女子
然其氣節之磅礴直堪與古今烈士顏杲卿文信國方正學並稱嗚呼世道旣衰
通國不知善惡轉得於此大亂之中窺見人心之賢不肖焉

少婦烈矣然余不多少婦之復仇而多少婦之復仇能出之以堅忍也以爲少婦
處此數年中蒙垢忍恥一旦得間手戮巨奸其沈毅堅忍雖古之蘇武亦蔑以加
焉

天下惟有血性之男兒始可與之言好色陳濂血性男兒也觀其見色不動何等
力量嗚呼若陳濂者蓋聖賢而豪傑者也

第六章 爭婚

閱者亦知薛明爲何人乎蓋卽萬白桃之外舅也萬白桃念已出城之際釋俘之令已下則秦生亦當出城何不遇也轉輾思維復慮生已被害以爲在道拘回法當不赦或生已就刑矣則復大泣薛婦適入見萬白桃泣謂其甥怨已也大恚誚曰舅母無狀待甥寡恩故爾泣也若是則我當離此毋使甥不甯也嗟乎此爲何語乎萬白桃聞之益泣不可仰曰嗟乎痛哉母何出此言也

薛之夫婦性質迥不相侔萬白桃依居舅家薛婦屢有違言薛明苟有所聞必力戒其婦勿然婦雖應意勿愜也往往苦雨淒風之夜萬白桃獨坐遐思以爲天涯雖廣憐我者惟秦生一人耳秦生存亡莫卜則余又奚適者柔腸幾折冥想成癡薛婦有蘭英者女姪也與萬白桃年相若而才貌勿如遠甚蘭英內愧日短白桃於薛婦之前以是薛婦憾其甥益深閱者猶憶富室黃姓欲娶萬白桃乎蘭英芳懷上下亦頗屬意於黃氏之兒薛婦之意與蘭英同謂黃氏富甲一鄉得茲東床洵屬快婿一日黃遣媒媼至薛婦竭誠歡迎媼曰茲來爲撮合山也媼夙稔富室黃氏願與此間爲姻戚黃氏公子品

性之優不待贅言。黃氏慕萬姑姑賢，囑媪爲冰人，欲縮紅絲結秦晉好也。不知此間亦能垂允乎？薛婦聞言，滋不懌，曰：「萬姑姑乎？媪曰：「然萬姑也。媪意富厚如黃氏，與之聯姻，門第亦可無愧。言至此，適薛明忽忽自外入，媪告以來，意薛卽許。可薛深知萬白桃不容於其妻，已又不常在家，殊欲爲萬白桃早日締婚。媪言適合薛意，薛婦聞其夫逕允，殊失望深。爲蘭英歎息，蘭英雖無語而中懷嗟感，與薛婦同日與薛婦籌計破壞之。萬白桃以失舅母歡，常孤坐閨中，媒媪來不知也。繼見舅母時，以冷面相向，蘊怒益深，則惕然自警，然亦惶惑未知爲己婚事也。一日晨妝方竟，蘭英猝入，嗤然笑曰：「姊美甚，眞配爲黃氏新婦。萬白桃大訝，詰之則笑而去。臨行復返曰：「姊毋佯爲不知，蓋妹言多也。萬白桃慚怒交并，詢其舅婦，不答。蓋誤揣萬白桃之心，以爲萬白桃一聞與黃氏締姻，且歡喜萬狀，故深閱之。萬白桃雖莫知，然已約略推得因陰囑賣花媪廣訪秦生，賣花媪日至薛家，故與之相稔。媪受囑後，探訪甚力，薛婦與蘭英已微有所聞，召賣花媪窮詰之，媪不能隱，遂具告其委實。薛婦笑謂蘭英曰：「我計遂矣，彼祇合偶窮措大相。」

以富媿不稱也。

黃氏得媒媼復命大喜。正思擇日成禮。忽蜚語傳來。謂萬白桃不貞。久與一秦姓者私識。黃氏恥之事。遂中止。薛明既捷南闈。即日公車北上。甚盼黃氏回音。而久俟無覆。謂黃氏遲遲不果矣。遂應試至都。

萬白桃深盼賣花媼探得消息。顧久久無耗。媼恐傷萬白桃心。輒設辭答之。萬白桃以勞獨之身處萬愁之境。心緒既非疾病。乘之薛明試畢而返。聞萬白桃病則深責婦。遇其甥無恩。婦曰。彼自相思成疾耳。於人何與。薛詢知其故。則益思爲萬白桃締姻。萬白桃自念。余爲秦生而病。今爲第二次矣。曩雖病。然有叔父叔母慰我。今則叔父母亡矣。我舅視疾。雖殷亦焉知。余心中事哉。昔日病既痊。秦生以其款款之言來相撫慰。今日病痊之後。生亦來撫慰我乎。側身內向。珠淚暗彈。慘綠燈光中。伴此可憐之佳人者。祇此枕席。襪被而已。薛明深念萬白桃左右無人。病將愈。亟特用侍鬢。曰。素秋者。伴之素秋。殊敏給調奉湯藥。事事能慰貼病人。相習既久。漸知萬白桃心事。則多方慰藉。曰。姑

姑無慮病苟痊團圞終有日也猶憶數月前有一公子至婢家舉姑姑問號詢余母不知無以應由今思之彼所探詢者必係姑姑無疑蓋公子自言秦姓也素秋爲此言亦不過見萬白桃懸思之苦於百無聊賴之中特設此語爲之慰藉耳不圖收效之速扁鵲無此神也言竟萬白桃忽嫣然視素秋而笑曰信乎素秋曰余幾曾給過姑娘者姑娘自癡耳以婢測之公子時正四偵姑娘姑娘病不痊則他日何以見公子萬白桃張其媚目面露笑容揭被起坐素秋爲之撩髮整鬢念此美好之佳人乃傷心至此此時萬白桃無淚而素秋則淚皆瑩瑩矣

萬白桃曰余病幸賴汝調護汝旦夕侍側亦甚況瘁其何以謝噫設汝言而確則汝異日出嫁之際妝奩之備當言於我……也素秋顏絳曰婢願終身事姑娘姑娘卽棄我我亦不願遠姑姑也萬白桃曰余特與汝戲耳此時言之亦嫌太早汝言卽真亦不知何時獲會素秋故嬌憨斯時恐復引起萬白桃愁緒則曰婢確信姑娘與秦郎會期不遠惟恐秦郎一來姑娘卽不需婢子婢子固非秦郎比然姑娘待秦郎何恩愛視婢子

何鄙賤也。言已則吃吃而笑。萬白桃亦爲之莞然。時適薛明偕醫生入見其甥病容大減。迴與曩殊。大喜。醫生診畢。謂神清脈爽。可無他虞。前此診治者亦係斯醫。薛以萬白桃之痊。可歸功於此醫。用術之神。感謝不置。實則萬白桃之病。斷非醫生所能奏效。若素秋者。蓋真萬白桃之良醫也。

聞萬白桃病而心喜者。薛婦與蘭英二人也。見素秋竭誠侍萬白桃。斥爲萬黨。陰抑辱之。素秋不唯不怒。且屈意承奉。間爲萬白桃疏通感情。彼二人怒萬白桃。雖深而猶容萬白桃。得調理湯藥者。素秋之力也。彼二人誣萬白桃不貞。欲使黃氏聞之。改計以娶蘭英也。顧白桃名譽毀矣。而蘭英待字依然。萬白桃初聞締婚之說。心殊惴惴。繼察此事。已不提及。心始甯貼。彼二人誣蟻之謀。不啻爲萬白桃慰藉一番。天下事。湊合之巧。真有不可預料者。記者於此。蓋不勝悲歡離合之感焉。

陳濂既貴。爭相結納。有知濂尙未婚者。皆願作冰人。婚書絡繹。濂概屏謝。薛明陰叩之。濂告以故。薛曰。君與若人。旣未有一面之緣。似無情愫之可言。何必堅守。趙言也。君之

意必信。趙所介紹者，才與貌雙絕耳。我有女甥，曰萬白桃者，善繪事，論以貌，當亦不弱於若人。若與君齊，真佳偶也。君如有意，當爲君執柯。濂猶豫未決，一日至薛宅。薛明已出，適見萬白桃，美甚，中心揣測，料是薛之女甥。見壁上所張畫幅，用筆之佳，實合衛夫人馬湘蘭爲一手。下署萬白桃，諦視至再，神爲之移。歸家，寄慕殊切，翌日詣薛謝，亟求執柯。薛固深佩濂者，聞言立允。黃氏知之大怒，初黃氏雖聞流言，顧其子猶未能忘情於萬白桃也。以萬白桃之言行，四出向人偵詢，則皆力闢流言之妄。黃氏之子固深信萬白桃無他者，至是益結想不置。趣其父母從速訂婚，父母不忍拂其愛子之意，特備六禮擇吉日遣媒媪，賚往薛，拒絕不受，曰：我已許婚陳姓矣。媪返告黃氏，怒曰：余家允婚在先，何得中悔？遣媒媪再往薛，拒絕如前。黃乃力與陳爭，濂曰：余得彼舅氏薛明之許可，若曾求婚與否，余不問也。若卽有言，亦當與薛氏言，不應與陳姓爭也。黃不得已，復返與薛明爭。薛曰：君既有此意，當時何不卽來說合乎？余遲之已久，乃始締姻，陳姓不得謂悔。相辨移時，黃無可置議，悻悻而退。歸謂其子曰：天下儘多美婦人，何必戀此。

彼陳濂方挾其新貴之勢爭之亦終無勝不如其已其子聞之不勝怨艾屏絕飲食以與父母難黃氏夫婦憂之籌思無計婦謂其夫曰汝至陳宅以我子憔悴之狀哀之觀彼能憐憫否也夫從之往

謂濂曰曩與君爭自知不合今來謁君有言陳述願君存矜恤之心勿謂余來仍敢爭論也余年將半百膝前祇此一子老夫婦舐犢殊深兒不肖不能勉從父言雖勸戒至再彼終不省今爲此事彼絕食者數日矣君若能垂矜憫之心則不惟余夫婦二人戴德我黃氏祖考在冥冥中亦當結草圖報也言時聲淚俱下濂爲之惻然默思片晌乃曰薛氏意見何如黃曰君能垂諾薛氏必不固執濂曰君其先往薛宅以此意白之若薛氏能允余無不允也黃殷殷致謝而出卽奔赴薛宅薛出見黃婉謝前款繼述其子之病狀末乃以陳濂之意告之詞甚婉切薛明日余於陳黃二家初無軒輊曩之拒婚因與陳姓已有婚約也今陳氏旣已自願余亦何敢拘泥以殺令子黃歸其子聞父言霍然而起吉日旣屆賓客踵至黃氏亦燈綵輝煌張筵受賀孰知因緣天定其錯綜複

難之多。正如行軍者之瞬息千變。有非人所可臆測者乎。蓋媒抵薛門。復遭拒絕也。薛婦之不願以萬白桃妻黃氏。閱者所知也。嗣聞陳濂有讓婚之說。則大訝探之。果確詢其夫。其夫已允心殊怏怏。而平日素畏其夫。不敢置辨。陰謀破壞之。遣鄰媪進辭。陳濂媪能言善辨。曾傭陳宅於濂主僕也。薛婦授以意。媪見陳濂說曰。公子既請薛氏執柯與薛之女甥連姻。何又忽爾中變。媪鄰薛宅而居。且夕見薛之女甥。實一明媚之美女。何公子忽忽然捨之也。濂告以故。媪曰。黃氏富而驕。虞而詐。主人乃墮其策乎。衆苟不知此事底蘊。將共譽黃氏而議公子。無信濂聞之。目瞪然。默念棄美人而墮名譽。苟無媪言。余幾失之矣。因亦深怒黃氏之多詐。遂決意守前議不允。蓋天下事情之關於兒女者。往往有極堅斷之人。成極反覆之事。誠以情蒂既深。撥之易動。雖以陳濂之賢。一聞媪言。忽翻前議。以記者目光觀之。祇覺濂之多情。不得遂謂濂之寡信也。

濂往見薛明薛以黃氏之言告之。濂曰。余當時固有此意。然君媒妁也。余未與媒妁言。

黃氏亦烏能成約。薛以爲然。正談論間。而黃之媒媪至矣。薛揮之出曰。若猶未得。陳氏允何得貿然來此。媒媪瞠目結舌。俯首而出。黃氏得報大怒曰。是陳氏欲辱我門楣也。決意控諸官。因就衆賓商之。客有勸解者曰。今之爲官者。大抵昏瞶不省事。斷獄無枉綜核精詳者。能有幾人。且公庭黑暗。政以賄成。君果涉訟。須備多金。方可獲勝。然而君家毀矣。黃素嗇。聞言氣已奪。憤憤之心已爲黃金所囿。進白其婦。婦曰。汝視黃金與愛子孰重。須知此志不伸。我子必病。則我家卽擁有巨資。亦復何用。萬一我子負疾不起。則此家財亦仍歸他人。有耳。黃不能自決。出資意吝。子病心傷。二者交戰於胸中。徬徨莫適。因商之訟師柳同。

柳嘗以末秩官。浙垣營私褻職。家居不能資生。遂弄此刀筆生涯。一家恃此爲活。聞黃召則大喜。欣然而出。見黃黃歷陳顛末。訟師佯爲怒容曰。彼蔑視君家太甚。不訟何待。彼可以欺君。不能欺官。君無慮。余當爲君申之。黃曰。控之官亦需費乎。訟師以其指伸。屈半晌曰。小勝五萬。大勝十萬。黃爲之嘿然。久久乃曰。何謂小勝。曰。兩姓皆罷娶。是小

勝也。使薛陳二姓不能置議。君家得晏然與之完婚。是大勝也。君求小勝乎。抑大勝乎。黃仍嘿然。既曰。此數亦可核減乎。柳連搖其首曰。不能。蓋訟事求勝。須自門役以至官之嬖寵。皆當納賄。黃曰。官理民事。豈圖利乎。柳笑曰。拙哉。君也。爲官者亦祇圖溫飽。瞻妻子耳。索賄之風。遍地皆是。柳言至此。復自述所經辦之案。若者費數千金。若者費數萬金。復曰。君當知余既受委任。謀之必力。又奚必故增其數。以取媚於若輩哉。黃恐訟師窺見其吝。卽曰。儘如君言。遂決意涉訟。出白鏹若干。與柳曰。事苟成。不吝酬報也。遂送之出。

柳在酬酢場中。步隨紳士。後頗具容儀。而一抵家中。則醜態畢露矣。既歸。告其妻曰。余今日博得巨資。黃姓托余訟事。中可得資千金。我二人自此不憂貧乏。汝數日不食肉。頻頻強聒。余前今其速令阿大往購阿大柳之長子也。眼大鼻大口大。柳之夫婦遂笑命此名婦。故奇醜。雅好修飾。面粉昏硃。妖嬈多態。在人見之不掩鼻。過亦當作三日惡也。柳則視其妻美甚。時妻聞其夫言。則揚其媚目。視夫而笑。妻口齒本複突。不整。至

是益齟齬。顯然醜態。不可名狀。無何阿大歸矣。肉之外酒一罍。復購果餌。累累蓋柳。耽酒家貧。遂絕飲。卽稍有餘資。爲妻禁抑。未嘗一醉也。今婦欲媚其夫。遂囑阿大沽酒果餌。則婦平日所嗜食者。一時肴具紛陳。柳啣杯而思。所思維何。蓋卽訴呈之措辭也。訟師爲士類。所不齒。然非學有根柢。心思邃密者。不能爲也。柳雖操此業。然學殖心思。無一足當訟師之資格。以訟師稱之。猶嫌誣也。酒罄猶構思未得。乃起而徘徊。如是者久久。始執筆而書。旋書旋輟。其捉筆之苦。恍如學生初學爲文者。三日而成。持以見黃固。不學見稿。冗長滿紙。以爲柳思慮周詳。不負所托。殊嘉納。遂投署呈訴。知縣方某得稟。以語氣支離。擬加嚴斥。忽門役進白事。顏立馨蓋門役官之心腹也。官受賄。恐人揭發。乃委其事於門役。今見門役入。默揣消息。必佳。故喜。門役竊附官耳。語畢。復入官之內房。出金授官之嬖妾。曰。此黃氏贈夫人置簪釵者。妾笑而受之。知縣有臥治名。每遇訟案。輒耽延。至經年。雖呈訴者。頻頻催審。而知縣方與其妾玩笑。一室今得黃金昏庸立振。卽集兩造審訊。不知者方謂知縣宿習除矣。不知知縣本無宿習。特控訴者不

知官意乃有宿習耳。

知縣衣冠出黃平。日素畏見官。因愛子故。不得已。勉強出庭。然一進公庭。不勝瑟縮。幸知縣獨垂青眼。訊時多方袒護。不則殆矣。濂侃侃陳辨。不少屈。知縣怒。盛氣折之。濂語侵。知縣知縣益怒。遂判萬白桃歸黃。陳黃所紛糾。不能自解者。一經公庭。曲直立判。知縣善斷。歟。黃金能力歟。閱者自辨之。

或謂知縣曰。陳濂爲名孝廉。達官巨紳。爭相延納。公不直。陳得毋挾嫌圖報復乎。知縣愕然。不甯者累日。旣而陳果不服。控之郡守。知縣益驚。慮念此事。若發不落。職必記過。與幕友謀。幕友笑曰。公愚矣。若果翻案。則遣一价馳函京師。卽可無事。知縣聞之意。始舒曰。微子言。余幾成憂疾。乃逃聽郡守消息。孰知此郡守之昏妄。乃較知縣尤甚也。

枕亞曰。統萬白桃前後身世論之。蓋無一不在淒苦中也。髫年失母。已極蓼莪之悲。旣逗情絲。又極自縛之苦。而四海鼎沸。避難倉皇。迨亂事稍定。則萬叔萬母相繼長逝。而此猙獰可畏之舅母。且多方與之爲難。嗚呼。紅顏薄命。古今一例。豈不信。

哉。雖然萬白桃幸遇此舅母也。薛氏夫婦一善一惡性質迥不相侔。然此慈愛仁厚之舅氏轉不如猙獰可畏之舅母何也。蓋黃氏婚姻不有薛婦之梗阻則鴛譜已成。則其舅氏存心雖慈亦祇促其甥之生耳。

素秋慧婢也。柳同惡訟也。一則令人可愛。一則令人發噱。美人之旁有此慧婢富翁之室有此訟師。可謂天之巧於布置者矣。

鐵冷曰。世之可稱爲殷富者。當不惟黃氏一姓。卽彼妙齡少女殷殷然欲求偶於富家兒者。亦可決其不惟蘭英一人也。我每見女兒家雀屏之選。一以婿家貧富爲轉移。婿家富則私心竊喜。婿家貧則蘊怒莫解。而爲父母者亦然。夫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彼老人無論矣。若蘭閨少女猶在青年。何見解之卑鄙。乃與老人一鼻孔出氣也。以貧富爲標準。質言之。是貨之也。父母自貨其女。女兒自貨其身。我竊爲蘭英羞。我竊爲女界中之類於蘭英者羞。間嘗草求婚小史。蓋欲示男女求婚之準。則使羣知身家之貧富。乃非結婚之要件也。

觀黃氏與蘭英之妄思癡想益知兒女之間悲歡離合實非偶然在在寓造化之靈機者也。蘭英百計求合於黃氏，黃氏百計求合於白桃，卒皆無當。此紛糾錯雜之局，天設之也。天使蘭英癡迷如此，以示黃氏求婚白桃之至誠。天又使秦生潦倒，若此以示白桃鍾情之堅切。而詭計徒然多財無用，衆乃知美人名士實無價之寶，以金錢較之，瞠乎後矣。

第七章 庵會

閱者亦知秦生何往乎？蓋仍在莊之幕府中也。秦生偵訪萬白桃，不得意緒，無聊治事。或作或輒，莊又非能下士者。秦生秉節孤高，與莊每多枘鑿，屢思引退。然意在留訪萬白桃，未能也。子英素與榮暱，以曲媚博莊氏父子歡，在幕中信任獨專。生夷視之，比之走狗子英，既與秦生不洽，遂日與榮在莊前毀生。賓主之間意見深矣。然生係上峯，援繫辭生，復恐獲譴，不得已容忍。至今生處於羣陰之中，勢力之孤，與萬白桃在薛氏無異。豈厄運之來冥冥中亦使二人有同病之感歟。

莊無他能。獨善營謀。政治設施。默揣上意。雖以合肥之賢。猶爲所蔽。曰。莊某能也。莊旣邀寵眷。遂由邑令遷擢太守。駐節吳中。吳中靡麗。甲於東南。兵燹之後。益踵事增華。榮重臨故地。浪跡花叢。亦已忘情於白桃。羈愁綺感。回首難堪者。獨秦生一人也。一日。榮入。謂生曰。君前日託訪白桃。今得之矣。在某所。亟訪之。或可遇也。生大喜。至其地。詢之。則並無萬白桃。而陋室蓬戶中。一傴僂折背之老嫗也。知榮有意侮己。大恚。佯裝欲行。適見陳濂稟辭。涉及萬白桃。詳加披覽。驚喜欲狂。榮適在旁。見稟私忖。白桃婢有在矣。數年舊感。一旦復萌。如飢鷹如餓虎。以爲白桃婢失而復得。得而復失者。頻矣。今則袒汝者已亡。容汝者且得罪。汝卽執意如前。茲不能不屬余矣。於是躊躇滿志。心喜過望。引日視生。見生驚喜與己同。復默然自揣。念秦生白桃之所愛。而余之情仇也。欲得白桃。宜先去秦生。遂商之子英。子英聞言。意得曰。公子無慮。榮叩之子英。曰。秦某不嘗自言。曾居逆中乎。祇此一事已足。使秦某頰衣就道。以此訐之。而秦某不獲譴者。當抉我目。榮曰。此事一以委君子。英曰。諾。余籌之熟矣。惟當商之若父。若父愛公子。深必用余。

言榮喜趨而出。子英遂進辭。莊前

記者乘子英進說之際。回敘秦生見萬白桃後之狀況。生美滿之餘。復生憂感。念萬白桃決不負我者。適陳適黃必皆非萬白桃之意。舅家不諒。誤繫紅絲耳。則斯時萬白桃必已拂鬱難堪。遂謀與白桃面復思。余與薛氏素無交識。一旦貿然進見。必遭斥辱。轉輾籌思。又覺此計非善。則復猛然自省。曰事急矣。萬白桃私誓在先。萬一因此或罹不測。其何以對萬白桃乎。受辱事小。釗美事大。遂決意尋訪出抵薛宅。

薛居於市鄉接壤之區。花木擁圍。望之幽艷。生自念亦曾涉足過此。不知此幽艷之薛宅中。乃藏有我夢想不到之美人。在也。正思投刺進見。適一婢自內出。婢慧甚。見生似有異。問曰。客何來。生曰。萬白桃姑姑。非在此間乎。婢曰。然。公子何人生曰。余秦姓。卽姑姑之表兄也。適道經此地。特來訪問。婢曰。客非嘗與姑姑同行。避難乎。生曰。然。婢汪然出涕。曰。姑姑爲公子病數矣。旦夕望公子。盪臨此間。雖屬至親。然情同陌路。惟有一主人。尙能垂顧。願主人常出婢日侍側。多方譬喻。亦不能解。姑姑憂茲。復聞主人有與姑

姑締姻之說。姑姑知之。夙疾大作。譖言囁語中。時呼及公子也。今有何好風。乃吹送公子。至此。生聞言爲之泫然。曰。姑娘晨夕侍奉。姑余愧無以謝。婢曰。余惟盼公子至耳。公子至。姑姑愈矣。姑姑病愈。婢已歡愉。無量。曷云謝也。生曰。余茲來欲見姑姑。姑娘亦能引余入乎。婢不可。曰。公子如入。殊不利於姑姑。明日公子可於斯時抵此。當扶姑姑出也。生乃去。頻行復囑婢傳語萬白桃勿傷。

此婢何人。閱者不難揣測得之矣。素秋入見萬白桃。向內側臥。雙目微合。嬌喘聲中。雜以嚙語。知其隱痛深已。地上珠吐狼藉。皆作桃華。素秋爲之掩面伏枕。低呼曰。姑姑……醒公子來矣。萬白桃微啓星眸。注視素秋之面。素秋曰。公子語婢多時。欲進謁姑姑。婢婉却之。約以明日。姑姑如不病。則今日即可相見。萬白桃將離之魂。遂被素秋數語攝回。素秋言竟。萬白桃嫣然笑矣。素秋曰。此數日中。余幾爲姑姑嚇煞。公子代姑姑道謝。謂婢久侍甚勞。亦知姑姑苟時以笑容相向。婢已歡喜。萬狀有何畏勞。婢子一見姑姑。腸卽寸斷。愈姑姑病者。公子續婢子腸者。姑姑也。姑姑奈何而爲若此。萬白桃微笑。

無語素秋以勺水飲之。珠喉微潤。乃詢曰：公子容亦瘦損乎？素秋曰：公子眉目盎然，喜容可掬。惟聞姑姑病，卽淚泉如湧耳。萬白桃曰：汝曷言余病？汝但言姑姑念公子深可耳。素秋曰：姑姑憔悴若此，婢不知揮淚幾許。今公子賠淚數行，婢謂宜也。萬白桃笑容忽斂，曰：嗟乎！素秋，我知此事終屬悲觀也。試思主人締婚之意，果能中止乎？不見公子，則圖弑。旣見公子，則傷離。是不如勿見。見之益重我悲耳。薄命人已無福，分可言終當含淚入地。汝其爲我謝公子，謂姑姑生望已絕，祇得相期來世耳。言已掩衾嗚咽。素秋曰：姑姑誤矣。公子何人而肯使姑姑他適乎？且主人性慈，姑所知也。主人何遽不能體姑姑意乎？我意姑姑果愛公子者，當勿作如是想。不然，姑姑一病不啻令婢與公子俱病。婢病何足惜？公子病，姑姑忍乎？姑姑卽病不能興，余當扶姑姑行宅旁有庵，可無屬垣慮。姑姑如俯從婢子言，則此爲至佳。蒼天默佑，陰使姑姑二人會。姑姑又何忍屏不與見乎？斯時萬白桃之心如鐵，而素秋之言如磁。素秋淒惻言來，萬白桃宛轉相就，曰：余從汝言矣。

翌日晨起。素秋爲之理粧。旣竟。曰：斯時公子或已至矣。潛出窺之。秦生果在。素秋指庵言曰：公子在此。俟之。婢其伴姑姑來也。遂入。白萬白桃曰：公子來矣。姑姑速往。萬白桃歎曰：公子情癡。若此。余其負彼矣。多愁多病人。亦烏敢當公子。顧耶。隨仆身榻上。素秋蹙然曰：姑姑又與婢子爲難矣。姑姑之愁爲公子而愁。姑姑之病爲公子而病。一見公子。可不愁不病矣。公子待已久。姑姑果不往。余其往辭公子。行。萬白桃曰：汝令余起。何又忽令公子行也。素秋笑曰：姑姑不往。余始往辭公子耳。不然。婢子不能強姑行。又烏忍給令公子久待也。萬白桃曰：黠哉。婢子行矣。素秋恐啓薛婦疑。進見薛婦。詭曰：姑姑病新痊。特詣庵謝佛。薛婦聞之大訝。曰：姑姑病痊。何速也。素秋曰：姑姑雖久病。然係感冒一經佛佑。病遂霍然。薛婦無語。繼曰：汝往速偕姑姑返。素秋噉應而出。扶萬白桃入庵。素秋曰：姑姑至矣。二人雖係久別。乃會見之後。皆淚皆瑩。瑩相視無語。良久。生乃言曰：妹乃一病。若此。腰圍瘦矣。秋黛鎖矣。妹何自苦爾。爾我負妹矣。萬白桃曰：妹在蘇城時。意哥必來救我矣。乃妹得脫難而不見哥。至不知哥究何往也。或有謂哥已。

出城者妹自念茲。雖失道終當見訪。故忍死至今。今則良緣已盡。抱恨終天。哥不棄妹。妹其棄哥矣。言已。淚決瀾滴。生衣。生出手帕。掩之曰。妹無悲妹之心。事余已知之。今府幕中批閱此案。卽屬於一人。余終信我二人有緣也。余在蘇城。因防維甚嚴。不能見妹。迨釋俘。令下。余亟抵妹處。妹已行。憂心如擣。深慮斯時。伏莽堪虞。孰知妹不傷於圍城之中。乃傷於妹所鍾愛之人也。痛哉。我負妹矣。言至此。素秋忽遽入曰。主人促姑姑。卽返。謂有要事待商。姑姑卽行。不然。主人且踵至。二人乃各珍重而別。約明日再會。薛明見萬白桃病痊。喜曰。我甥勿藥。汝舅如釋重負。我父祇生子女二人。一卽我一卽甥之母也。兄妹之間。忻合無間。若母旣賦于歸。各以人事繁冗。通問時少。繼余遷居於蘇。則若母已在病中矣。緬想往日兄妹之情。爲之憮然。若母臨終。余在病榻之旁。母指我甥而言曰。余無子。祇此雛娃。費盡心血。得撫育至今。余旦夕就地下。望兄善視之。俾此女之有成也。余泣而受之。時我甥祇五歲耳。思携甥至家。若叔父母酷愛我甥。不任行。也不圖戰事旣起。若叔父相繼逝世。而我甥於此干戈擾攘中。乃來依余。余時誌若。

母之言常憂我甥失所且亟思爲我甥擇一佳婿以爲此事若成則一以慰若母在天之靈而我亦可釋然於心矣不謂事變之來乃辜負我數年中一片孤衷也陳氏公子青年績學少壯知名以甥偶之可謂得人而事乃陳氏婚約垂成黃姓起與之爭今陳控之府署定明日傳審舅不得不赴公庭對質萬白桃慘然道曰許陳許黃舅自主之無庸告甥知也記者曰此事之孰勝孰負當視秦生在莊幕中果能左右斯案否也若是則子英毀生之辭能售與否當亦閱者所亟欲知者

子英進見莊方披覽濂之呈辭亦深訝白桃婢之有在諦首見子英子英問曰公視秦生與公子孰愛莊曰榮父子也生賓主也君此問不亦奇乎子英曰公子之愛白桃公所知也生之愛白桃公不知也公富貴亦可謂至矣獨抱孫之願未遂舍飴之望猶空公子擇偶太苛冰人每多不合今公子既有此意余望公許之也莊曰君言誤矣彼陳黃爭持方烈孰是孰非必居一於此非惟秦生無望卽榮亦祇成妄想而已子英曰不然彼陳黃雖各爭持而判斯案者乃屬我我公兩却之陳黃當亦無如公何也所慮

者。惟。秦。生。耳。秦。生。偵。訪。白。桃。已。多。日。矣。一。員。得。之。甯。肯。相。舍。且。彼。近。處。幕。幄。深。知。斯。案。底。蘊。如。歸。公。子。彼。且。挾。持。長。短。故。公。若。愛。秦。生。則。已。非。然。者。則。當。速。去。秦。生。爲。愛。子。計。也。且。秦。生。以。一。幕。友。而。氣。馘。加。諸。我。公。之。上。微。斯。事。爲。公。計。亦。當。從。速。去。之。也。莊。曰。余。謀。去。秦。久。矣。顧。彼。得。上。峯。援。去。之。甚。難。也。子。英。曰。秦。久。居。逆。中。曾。受。僞。職。今。朝。廷。方。嚴。治。逆。黨。公。苟。以。此。上。聞。則。不。惟。可。去。秦。生。且。可。邀。功。也。莊。意。似。猶。豫。曰。如。君。言。不。其。置。秦。生。於。死。地。乎。彼。在。我。幕。不。過。驕。蹇。耳。非。有。他。也。似。此。行。之。毋。乃。太。忍。子。英。曰。公。眞。語。所。謂。小。不。忍。者。矣。彼。秦。生。朝。夕。在。公。側。窺。公。隱。秘。公。無。事。可。無。虞。萬。一。偶。焉。有。失。則。公。不。忍。於。前。者。彼。且。操。刀。逐。公。後。矣。彼。積。憾。已。深。公。能。釋。彼。彼。亦。能。釋。公。乎。且。秦。某。不。去。白。桃。必。轉。輾。爲。彼。所。有。公。不。忍。令。秦。生。之。獲。罪。亦。忍。覩。己。子。之。傷。神。乎。莊。意。大。動。乃。曰。我。容。與。榮。商。之。乃。召。榮。入。

莊。自。其。婦。去。世。後。愛。子。益。深。往。往。父。子。相。處。戲。謔。百。出。尊。嚴。全。失。故。此。二。人。分。雖。父。子。無。殊。朋。友。莊。曰。榮。兒。子。英。之。言。兒。亦。知。之。乎。榮。覩。然。答。曰。子。英。之。言。兒。之。意。也。實。告。父。

兒之愛白桃視寢食猶切寢食有時可已白桃則一時不能去懷父果愛兒當從子英言彼秦生憾父實深陰謀甚亟父不遂生生且賊父父養秦生猶養虎狼不去秦某我父子將盡爲所啖胡不省也莊意遂決曰榮兒余從汝言遂令子英屬草歷數生通賊罪狀末謂蘇城初復潛逆猶多若留秦某且恐爲變表上生猶未知也

生離庵之後途中深自揣慮念己與莊積不相能莊烏能俯從余言審斷斯案乎既抵署姑思進言莊前以覘其志又慮莊不從則事立敗思丐他人與莊親信者代爲陳說而莊氏心腹祇子英一人子英芥蒂頗深以此言之徒敗我事而已回皇終宵倦極闔目則素秋哀痛之語萬白桃憔悴之容一一呈現於夢寐之間嗚呼孰知此時莊氏父子方合謀擠陷乎晨起欲行赴昨約甫出中庭見人衆齊集詢之爲陳黃待質者賊而退則見莊已高坐堂皇左右傳呼提訊生竊伏壁聽之但聞陳黃二姓爭辨甚烈薛語多袒陳生則搖搖然已捲身此詰辨之聲浪中而隨之簸盪不圖一轉瞬間狂風驟止而赤日麗空矣蓋莊聽子英言判薛氏兩却之也生不知莊意聞之大喜如自九淵拔

登。祗。席。亦。不。暇。思。索。莊。之。何。以。判。此。但。念。萬。白。桃。自。此。可。歸。已。有。矣。遂。忽。忽。出。門。繞。徑。至。薛。宅。

人。當。厄。運。疊。來。或。忽。逢。奇。遇。之。際。雖。極。不。迷。信。之。人。一。至。此。時。亦。往。往。諉。命。或。歸。功。於。天。生。於。此。時。卽。同。此。也。以。爲。紅。絲。不。斷。乃。出。自。天。之。默。佑。禱。謝。之。深。幾。同。各。教。之。信。徒。生。未。抵。薛。門。已。遙。見。素。秋。停。階。佇。望。見。生。曰。余。知。公。子。且。來。主。人。赴。審。公。子。知。之。乎。曰。知。之。主。人。已。返。乎。素。秋。曰。歸。矣。婢。其。扶。姑。姑。出。也。請。公。子。仍。在。庵。中。稍。待。生。從。之。少。頃。素。秋。攜。萬。白。桃。入。矣。眉。黛。間。嫣。然。有。笑。容。迥。不。如。昨。日。之。所。見。生。亦。滿。懷。歡。緒。攜。白。桃。並。坐。喁。喁。然。各。訴。衷。曲。獨。素。秋。低。首。無。歡。顏。生。笑。曰。素。秋。何。事。不。怡。也。素。秋。嗔。曰。婢。思。往。事。耳。姑。姑。不。嘗。與。婢。言。謂。他。日。嫁。得。公。子。卽。弗。需。婢。今。姑。姑。佳。期。不。遠。則。棄。婢。之。日。近。矣。是。以。悲。也。且。今。日。姑。姑。歸。又。將。夢。中。呼。公。子。中。夜。無。人。婢。聞。之。不。膽。戰。乎。萬。白。桃。面。大。頰。慍。曰。婢。妄。語。余。幾。時。有。此。言。也。素。秋。乃。斜。睨。其。目。笑。曰。姑。姑。勿。怒。婢。謂。今。日。之。會。實。天。作。之。緣。方。深。爲。公。子。姑。姑。賀。又。何。愁。也。婢。此。言。不。過。與。姑。姑。戲。耳。惟。婢。有。一。言。

不知姑姑聞之怒否萬白桃齟齬微露笑曰黠婢趣試言之素秋曰無他惟問公子何日與姑姑結褵耳今事已定公子何不早遣冰人至也生笑曰素秋之言誠然余昨與汝姑姑言姑姑遲疑未允也蓋萬白桃以其舅自爲訟事糾纏心緒不佳復何能顧此若貿然言之或遭堅拒故生雖數言而萬輒忍淚却之也今則訟事定矣爭端息矣素秋言竟萬白桃引目睨生以覘生之意向生已窺知萬白桃隱曰余明日當遣媒使來斯時二人各思將來之樂萬則秋波頻轉以媚目注生生亦神迷如醉皆不知己之外有素秋在旁竊笑也

素秋自忖生多情若此無怪姑姑憔悴復轉念萬白桃之言謂姑姑許贈我妝奩使余果有此日亦或情癡如姑姑則復何以自解思至此顏嫣然紅矣亟返身自掩萬白桃曰素秋我歸矣主人不見我儕返或生疑也素秋遂伴之行生眷戀不忍捨素秋笑曰來日正長當圖久聚今特暫別耳生乃釋手二人抵家見薛婦容貌之愉迴與曩異心爲大慰因進曰舅母甥病數日厚蒙舅母調理湯藥其何以報婦疑其語侵己冷然答

曰。甥。謝。我。乎。余。有。何。德。堪。受。甥。謝。也。言。已。卽。走。入。他。室。萬。白。桃。知。出。言。不。謹。又。獲。罪。矣。心。乃。大。傷。自。是。每。遇。舅。婦。尋。常。省。問。外。不。敢。贅。一。辭。默。然。深。念。以。爲。脫。離。有。日。孰。知。望。眼。欲。穿。而。終。不。見。秦。生。媒。氏。之。至。也。於。是。愉。悅。之。懷。漸。漸。捐。除。而。淒。思。苦。想。復。來。時。加。攻。擊。嗚。呼。萬。白。桃。蓋。猶。在。夢。中。也。此。數。日。中。秦。生。已。奔。馳。千。萬。里。矣。

素。秋。雖。從。傍。解。慰。然。私。懷。亦。殊。蘊。結。深。訝。秦。生。之。寡。信。因。至。府。署。探。問。閹。者。操。北。方。音。聆。之。不。甚。詳。悉。似。謂。生。已。去。此。有。日。矣。旣。歸。終。不。敢。以。告。萬。白。桃。惟。望。闈。者。語。不。確。一。日。薛。明。自。外。來。於。無。意。中。言。及。莊。審。理。此。案。謂。莊。決。事。雖。未。必。平。允。然。能。不。偏。頗。顧。其。執。法。之。嚴。亦。殊。令。人。可。畏。聞。彼。幕。府。中。有。一。秦。姓。者。亂。時。嘗。居。匪。中。今。不。知。何。故。爲。彼。揭。參。劾。其。通。逆。彈。文。甫。上。翌。日。卽。奉。令。發。往。戍。邊。手。腕。之。辣。可。見。一。斑。噫。薛。寥寥。數。言。耳。已。化。成。利。箭。千。萬。攢。射。一。人。之。胸。此。一。人。何。人。歟。蓋。其。甥。萬。白。桃。也。萬。白。桃。故。多。病。善。愁。遭。此。鉅。創。遂。昏。然。仆。地。薛。乃。大。駭。疑。得。暴。疾。初。不。知。此。暴。疾。之。原。因。乃。因。己。之。數。言。也。一。時。相。與。施。救。薛。婦。在。其。夫。前。亦。似。垂。憫。其。女。甥。勿。置。爲。之。賚。水。灌。飲。久。久。勿。醒。

幸胸前搏動猶數。尙可有救。使者四出。廣延名醫。醫至亦莫識。端倪嗚呼。斯時胸中了。了能識此疾者。惟素秋一人而已。素秋聞其主人言。亦幾隨萬白桃仆也。未幾萬白桃甦矣。審視則已。舁臥已榻。淒然謂素秋曰。余長爲畸零人矣。昊天不弔。禍我何酷也。素秋在旁。淚汨汨然。無一語以慰之。嗟乎。以木強寡情。如記者涉筆至此。亦已。淚花濕透筆尖。況此二人身當其事者乎。

枕亞曰。秦生萬白桃二人。又遭魔劫矣。始也。秦生以一扇逗莊榮之疑。繼也。秦生以一稟胸莊榮之忌。嗚呼。劫數之來其巧如此。使莊不爲郡守。則劫數何來。使莊爲郡守而不爲此邑之郡守。則劫數又何來。使莊爲此邑之郡守。而萬不善繪白桃。則此白桃之名。可以無有。則劫數更何來。天欲厄美人。至於其極。於是昏瞶如莊。儂薄如榮。陰險如子英。同生一時。一處孽海。掀浪黑幕。重張使二人轉入此孽海。旋渦中。愈轉愈深。杳無紀極。嗚呼。東訥有言。情田有蠹賊。慾界有鷹鷂。彼莊榮子成者。非蠹賊鷹鷂也歟。

悲莫悲於別樂莫樂於敘乃生與萬白桃相見之際轉默然無語甚矣此時之樂有非可以言語形容者相對無言正其情之深也千苦萬辛幸而有一敘乃罡風吹到捲送伊人千里外矣試思此時之悲苦當至何若何怪舌辨玲瓏之素秋至是乃亦咽淚吞聲默不作一語也嗚呼苦我素秋矣

素秋一絕好之侍兒也或問余曰書中有慧婢二人亦知誰乎余必答曰白桃婢與素秋是也白桃婢直接受孽海之潮流素秋間接受孽海之潮流叩叩芳懷一樣寸碎矣

鐵冷曰昔有修仙者棄家入山遇一高行之老僧跌坐蒲團低眉合目修仙者苦求超拔僧張目問曰汝大根淨乎萬緣絕乎修仙者竭力自陳已絕已淨僧乃令修仙者獨居一室夜將半忽聞虎嘯頗自慄慄少頃虎已奔近榻前張牙直撲駭極思救繼念此惡魔或是老僧所遣急閉目攝神不爲所動虎奮躍而去移時異香四溢啓視一美人霞裳環珮含笑當前修仙者攝志如前美人移步來就以香腮

相。僂。一。縷。媚。情。刺。入。心。肺。不。禁。大。動。遂。共。歡。愛。晨。起。老。僧。責。問。修。仙。者。俗。念。未。除。修。仙。者。力。辨。僧。歷。舉。夜。中。事。詢。之。修。仙。者。沮。喪。不。能。置。辭。白。陳。痛。悔。而。一。霎。時。間。僧。寺。俱。杳。惟。見。亂。峯。雜。植。古。木。數。株。而。已。遂。狼。狽。而。歸。此。事。正。有。類。於。萬。白。桃。之。所。遭。也。天。之。厄。萬。白。桃。非。天。心。酷。也。欲。藉。覘。萬。白。桃。志。節。何。如。用。情。何。如。初。試。以。富。家。之。子。再。試。以。貴。胄。之。裔。使。人。知。萬。白。桃。之。可。敬。可。愛。不。惟。在。才。與。色。其。志。節。之。高。用。情。之。一。爲。尤。可。愛。敬。也。亦。猶。老。僧。之。於。修。仙。者。非。故。爲。此。惡。劇。也。誠。以。欲。成。眞。正。之。仙。人。不。可。不。經。此。階。級。欲。成。眞。正。之。美。人。亦。不。可。不。經。此。階。級。也。雖。曰。厄。之。實。則。成。之。也。

素秋婉言善譬曲將美人心事道出素秋之言皆我儕心中之所欲言者也素秋生與萬白桃同時得與萬白桃言我人生而不與萬白桃同時遂不能與萬白桃言然素秋已將百年後之人所欲與萬白桃言者代之矣則我人無言亦可無憾然則素秋者不唯爲萬白桃之慧婢實數百年後一般愛惜萬白桃秦生二人

者之功臣也。

第八章 上書

榮之謀娶白桃也。雙管齊下。其計至工。一面絕陳黃之爭。一面置秦生於法。爾時官蘇撫者。已非合肥。尙嚴酷。抵任後。一反合肥所爲。莊爲合肥。故人行當鐫職。恃其佈置之巧。寵眷轉隆。莊密陳秦生罪狀。適投合新撫深酷之懷。卽具疏奏。聞得旨。流戍迨合肥。申救已無及矣。時生方倩冰人備吉禮也。忽霹靂一聲。隸役以桎梏進。生茫然不知何罪。曰。容我一見太守。隸叱曰。趣就繫。我儕無辜。乃爲汝累。別妻子。赴遠方。行役言已牽生而出。時日猶未午也。抵門。囚車已駕。遂俯首登車。生淚無可揮。自念此行生死難卜。不知萬白桃聞之。何以堪此乎。車聲輓輓。一瞥間去已遙矣。臨行忽遽。未携資斧。押者屢索不遂。則施以鐵鞭。生哀攻於中。創痛於外。及抵戍地。已消瘦無人狀。撫視已身爲之。愉涕念萬白桃。斯時消瘦當尤甚於余也。

秦生得罪後。榮亟與子英謀。得白桃子英曰。余已與若父計之稔矣。白桃君家舊婢也。

無論薛氏之身。是真是假。然私藏官婢。有罪。擅自婚嫁。有罪。隸役數人。拘票一紙。已足使咲麗之美人。投入君懷。君姑待之。其逃聽好消息至也。

萬白桃自聞舅言。以一死自期。素秋曰。公子在死。猶未能也。萬白桃聞素秋言。雖死。志漸弛。然悲愴之懷。較秦生遠。成尤苦。素秋能止萬白桃之死。而不能已萬白桃之悲。求死爲生。其不死亦爲生。今生旣不能死。又未可則對此不情之紅塵。祇有自慟耳。一日忽來差役五六人。聲勢洶洶。曰。此間私藏官婢。其從速交出。不然奉命捕此間主人去。素秋驚絕。懼伏不敢聲。萬白桃睡方朦朧。聞聲驚醒。詢知其事。則大哭。薛明毅然出曰。若等速去。余自來。隸曰。我儕奉命至此。不能空返。須主人偕往。薛憤然隨之。出抵署。頗蒙莊優禮。薛力辨官婢之說。莊終不悟。曰。例有明條。余不能爲君違例。姑爲寬貸。限三日交出。薛歸不勝憤憤。深知莊信用方專。違抗之必無幸。而薛婦蘭英復日夕聒於薛前。曰。爲一女甥。身陷囹圄。失計孰甚。不如獻之。薛不之答。萬白桃聞之。自誓曰。如有強余行者。卽當以利剪自刎。其喉。薛曰。我甥勿慮。舅縱不肖。亦非賣甥者。若以此事忤官。

舅自當之於甥。無與此淒然之語。調萬桃白聞之。亦胡能無動。泣曰。薄命人何譴。乃蹉跌至此。圖死則無以慰生。偷生又無以救舅。然則何道之從乎。遂上書曰。

鄙女萬軼華。昧死呈辭於府尊大人案前。竊聞義兒之名。古人創之。由男及女。今人是以有寄女之號。推原其情。皆不得已而爲之也。或老而不能生。或生而不得育。未。有。生。之。育。之。而。反。誣。謂。取。他。人。之。所。有。者。軼。華。萬。氏。弱。息。生。於。道。光。乙。未。迄。今。二。十。一。度。歲。華。矣。親。族。鄰。里。莫。不。知。所。自。來。何。遭。意。外。之。言。指。爲。官。家。之。婢。以。致。親。如。舅。氏。亦。不。敢。自。明。爲。女。甥。勢。將。從。訛。上。獻。細。思。白。桃。兩。字。非。軼。華。之。名。不。過。以。繪。事。借。稱。如。古。人。鄭。鶴。崔。鴛。鴦。馬。湘。蘭。等。云。爾。且。身。雖。生。育。寒。門。猶。是。守。閨。之。女。不。作。官。家。之。婢。倘。欲。使。屈。節。降。心。侍。奉。盥。櫛。則。藏。珠。者。甘。腹。剖。抱。璞。者。任。脚。贖。瓦。全。之。恥。甚。於。玉。碎。之。痛。軼。華。固。夙。奉。閨。範。之。訓。矣。

繙畢。令素秋持往。無何素秋返。則見素秋之後。復隨一人。向己諦視。至再。因避歸己室。詢素秋何人。素秋曰。余初抵署。卽遇此人。留婢稍待。彼取書而入。出謂婢曰。書已呈覽。

余當與汝偕往婢觀其人狀似署中公子不知此來何爲或謁見主人乎因潛自簾隙中窺之則見此人方與主人談察其言似來展謁既出薛曰此卽官之寵子也自謂奉父命而來然其言恟恟不知是何意也

初榮得萬白桃書啓誦數周不解其義進白其父莊覽之深爲訝異曰噫異哉此卽白桃自上之書書中力辨非婢兒試往覘之恐有悞也榮遂隨素秋行途中以白桃婢叩之素秋曰噫何來此言萬姑姑雖名白桃然係薛氏之甥非可強誣榮曰然則官眞贖贖耳萬姑姑在家乎素秋曰不在家何以命余持書來也余爲姑姑侍婢知姑姑身世綦詳今蒙此冤姑姑不知淚落幾許也已抵薛宅榮四覘白桃婢無有忽見萬白桃風姿艷絕妍媚無匹因注視不稍瞬見素秋隨之而入念此必是萬白桃竊自喜曰失一白桃復有第二之白桃在庸何傷乃歸告其父并與子英謀意欲迫之卽至子英不可曰今旣知其悞當緩圖之急則生變三日雖屈不妨寬限榮拂然不悅曰果如君言當索我於枯魚之肆矣子英笑曰穉哉君也天下豈有但憑己意卽可集事者君望斯事

之成。須目光四顧。不然操之過急。彼或四出控訴。風聲一播。君能必操勝算乎。故余之意。陰物色與薛相識者。諷之自獻。薛若不從。始以罪加之。若是則軼華可得。而聲名可保。榮不得已從之。

薛就與陳濂謀。濂自敗訴。而後拂意。家居杜門。謝客不獲。見薛頗惴惴。於三日之將屆。既而三日滿矣。不見動息。意乃稍安。既而子英所遣之人至矣。與薛有舊。談笑甚歡。友曰。君亦願富貴乎。薛曰。余且獲罪。遑言富貴。友佯爲不知。驚問何事。薛曰。余有女甥。明。明萬氏子也。亂後家毀。特來相依。乃莊守誣以官婢之名。加以私藏之罪。君試思。莊守爲一邑長。余能與彼抗乎。友笑曰。君言獲罪。乃指斯乎。斯事余固已微聞之矣。然君以爲可憂。余轉以爲可喜。莊守言此亦慮君不肯獻納耳。君若出女甥獻之。則莊守必轉怒爲喜。君試思以莊寵眷之隆。得彼一言。又何事不可成者。是君捨一女甥。可直接交歡於莊。而間接即可得富貴之榮。君毋爲頭巾壓煞。鯁鯁然自墮。至計也不然。以彼炙手之威。赫然一怒。正不知君安危何如耳。薛拂袖而起曰。君亦知薛明何人而畏罪乎。

友。赧。然。而。出。以。告。榮。榮。知。薛。不。可。以。計。誘。與。子。英。謀。劫。取。之。
韶。華。如。水。白。桃。婢。已。二。九。年。華。矣。林。氏。愛。之。如。掌。珠。嘗。謂。白。桃。曰。余。無。女。汝。卽。我。之。女。
也。余。若。克。享。遐。齡。當。從。汝。居。以。故。林。氏。擇。壻。甚。苛。意。謂。如。白。桃。之。美。當。儷。清。才。庶。鸞。鳳。
克。諧。閨。房。式。好。白。桃。聞。之。雖。桃。花。泛。頰。然。未。嘗。不。心。感。之。也。林。氏。之。女。未。嫁。而。夭。已。置。
妝。奩。甚。富。林。氏。以。爲。未。足。商。諸。其。夫。增。以。新。者。曰。若。此。庶。不。辱。我。桃。兒。白。桃。婢。在。斯。時。
玉。貌。盈。盈。爲。大。家。閨。秀。矣。趙。儀。斌。之。甥。也。林。氏。嘗。囑。之。曰。我。甥。掉。鞅。騷。壇。當。識。雅。士。我。
寄。女。桃。兒。芳。齡。已。屆。乞。代。物。色。佳。壻。也。趙。應。之。而。久。久。未。報。後。趙。自。京。師。馳。歸。往。省。其。
舅。林。氏。復。詢。之。趙。曰。得。之。矣。我。友。陳。濂。英。年。風。發。高。擢。巍。科。若。與。妹。齊。可。稱。佳。偶。舅。母。
意。可。甥。當。爲。之。執。柯。斌。夫。婦。素。器。重。其。甥。聞。言。立。允。趙。告。陳。濂。濂。因。張。白。桃。被。辱。於。前。
萬。白。桃。敗。訴。於。後。立。意。不。願。再。談。婚。事。聞。趙。言。辭。焉。趙。叩。其。故。濂。爲。述。萬。白。桃。事。趙。笑。
曰。乃。爲。此。耳。愁。哉。君。也。姻。緣。本。無。一。定。君。乃。一。不。得。當。卽。欲。學。老。頭。陀。之。忘。情。毋。乃。癡。
乎。且。君。自。亟。亟。余。固。早。與。君。言。謂。有。佳。麗。當。爲。君。撮。合。也。君。意。究。何。如。濂。懼。蹈。前。轍。曰。

君爲余決之。趙笑曰：「此事非可代決者。彼造甚重，君才事之成否，惟覘君意耳。」濂曰：「苟君戚不嫌，非偶濂意尤也。」趙曰：「然則君固非能忘情者，卽告其舅氏，遂納采，委禽焉。」吉期旣屆，白桃含媚，羞容林氏爲之雪涕。曰：「今爲吉日，理不應下淚。然我終不忍捨桃兒，離也。」鼓樂喧闐之中，一麗人披霧縠之衣，鳴環動佩，盈盈而出。則白桃登彩輿，赴壻家去矣。紅氈毼上，繡帕低遮，擁入洞房，掩坐錦幙之內。銀輝映入，嬌嬈泥人。客復妙語如泉，謂陳擁此仙姝，豔福無量。孰知此歡笑聲中，獨有一人抱無窮之嗟感者乎？其人非他，蓋卽榮也。

趙高第歸來，聲勢赫奕，莊老於官場，知趙爲邑紳，當加結納，開賀之日，莊命輿躬往。今聞趙爲陳氏冰人，知趙與陳友善，乃使榮往，藉釋前嫌，不圖榮之往賀，乃賀他人與己所鍾愛之人結婚也。心大恚恨，旣歸，告諸其父，莊亦爲之愕然。於是謀萬白桃益亟。陳濂結婚之後，伉儷至篤，白桃落落大方，不能窺見其爲小家碧玉也。晨粧旣竟，濂輒授以雙毫，教以玉字白桃，慧甚，櫻唇轉來，輒合郎意。白桃嘗曰：「愛我者林母而成我者。」

陳郎也。唱隨之餘。緬念往時。身世則猶有餘。哀濂詢之。白桃言之不稍諱。濂故不嫌於莊。聞之益怒。思揭參之稿成。請趙署其名於首。趙笑曰。狂奴態又作矣。濂憤然答曰。莊有三大罪。棄母不孝。縱子不慈。強奪人之閨女。爲無行。有此三大罪。猶儼然爲民父母。我邑其無人矣。趙不能却。以己名署之。濂控之撫院。蘇撫固夙以莊爲能者。也得呈集僚屬會議。羣曰。袒莊無以慰趙。袒趙又何以慰莊。不如暫休莊職。而陰以他事委之。蘇撫以爲然。遂密召莊入。謂之曰。余素重君才。然獲罪於鉅室。終不能久於其位。趙某氣欲方盛。某權要爲彼座師。若與彼爭。是不啻與某權要抗也。烏能勝我意。君暫去職。以息彼怒。幕幄需才。若君者。正當延入。徐圖時機。一區區郡守職。余可保。君不向隅也。莊無奈。遂申謝而出。

莊回署。意頗懊喪。子英尤甚。子英在內。狐媚在外。狼吞一旦。失所憑藉。則其戀棧之心。自較常人尤甚。二人皆腐心於趙。孰知此事之發。乃成於紅閨之燕語也。乎。莊旣去職。入參撫幕。瓜代者。遂釋薛氏私藏官婢之寃。

枕亞曰。含沙一射。善類爲空。古今因黨案而含冤。莫白者。何可勝數。奚止一秦生也。哉。甚矣專制之世人。權削盡法律。等於空文。手握大權。生殺由己。怒一人則殺一人。怒十人則殺十人。怒百人則殺百人。然因此一人十人百人之獲罪。致影響及於他人。如秦生之於萬白桃。則是罪一人不啻罪二人。罪十人百人不啻罪二十人。二百人也。嗚呼痛哉。

莊與子英明知生非逆黨。然欲置生於死。不得。不利用逆黨之名。誠以逆黨二字。爲一絕好之題目。殺人之利器。後世襲其故智。於是有莫予合者。輒假逆黨二字。鋤去之。而天下之死於逆黨二字之下者。比比皆是。彼蓋能師事子英者。

善哉。子英之言也。子英曰。以此訐之。不惟去生。且可邀賞。此言也。蓋揭盡古今窮治逆黨者之心跡矣。

秦生置身絕域。不覺其苦。轉謂萬白桃之苦。尤甚於余也。夫生與萬白桃相去萬里。夢路難通。甯知萬之苦。痛顧生必言此。誠以相愛之情。臻於極域。則但知有人。

不知有己。萬白桃之眞苦痛。與否實際上。生未必知之。然自生思之。以爲萬白桃之苦痛。必倍甚於己。嗚呼。此之爲癡。

萬白桃默處香閨。無恙也。秦生在家讀書。亦無恙也。乃無端勿遇。於是安者不安。適者不適。使秦生不遇萬白桃。亦何致獲罪。使萬白桃不遇秦生。亦何致入庵。萬白桃之入庵。秦生爲之也。秦生之獲罪。亦萬白桃爲之也。嗚呼。此皆情作之祟也。萬般苦痛。皆假汝以行世。亦有警鐘以警醒之乎。寶筏以超渡之乎。

榮與子英。多方設計。以離二人。然而秦生之念萬白桃。自若萬白桃之念秦生。亦自若是榮。可以奪二人之軀殼。而不能移二人之精神。精神不屬。則榮雖得十白桃。亦何所樂哉。一般登徒子。可以知所返矣。

由此觀之。遠戍與入庵。不足爲秦生與萬白桃悲也。蓋二人愛好之深。固與紅閨唱和。眷好如仙者無異也。不聚而聚。不合而合。於秦生何悲。於萬白桃又何悲。

鐵冷曰。榮費盡心機。謀得白桃婢。乃其結果。卒爲他人所有。己且從旁觀其成婚。事

之惡作劇。殆無逾於此。陳濂於張白桃未成於萬白桃。又未成乃轉輾。獨與白桃婢婚。榮設計以謀白桃婢。而白桃婢晏然未受其殃。且於鼓樂喧闐。笙管競奏之際。盈盈然與陳濂交拜矣。事實之奇。湊合之巧。天蓋構成此局。以惱榮也。

白桃婢之於林母。與萬白桃之於薛婦。一慈一虐。兩兩比較。仁暴之不同。相去天壤。有薛婦而益見林母之慈。有林母而益形薛婦之毒。此書佈局之工。於斯可見。萬白桃與白桃婢。同是美人也。萬白桃身世淒涼。不堪回首。而白桃婢則鏡台齊影。配得蕭郎。兩兩比較。相去又不可以道里計。是殆白桃婢劫運已盡。將由孽海渡入愛河歟。或曰未也。天心酷厲。紅顏每多薄命。此二人恐將有離鸞別鵠之慘也。

第九章 封庵

沈冤縱雪。惡名已加萬白桃。卽不與舅言。而薛明之心。亦不勝悽惶也。薛婦聞黃敗訴。私心竊喜。謂蘭英曰。我知彼賤人無福。不能作富家婦。果然彼於此數日中。眉黛深蹙。

面露愧色。雖因官婢之冤。然其主因。蓋在黃氏子也。蘭英曰。如賣花媪言。彼固鍾情於秦者。今蓋不見秦。至遂復移情於黃矣。薛婦曰。汝言然哉。反覆靡常。蓋彼之劣性也。前彼昏暈。幾死若姨。丈謂中暴疾。然余心固已了了。蓋彼轉輾往事。心傷滋甚。一觸愁緒。遂昏然仆耳。稍緩數日。余當令鄰媪至黃氏家。藉覘彼意。乘間爲我侄作伐。我知黃氏父母欲爲其子娶賢媳婦者。必來求婚也。

薛婦之言卑而無恥。苟尋常女兒聞之。未有不赧然自愧者。獨蘭英泰然無羞容。笑謂薛婦曰。此不能不謝我姨。設姨不令媪遊說。陳濂則彼好事已諧。薛婦曰。此言慎勿爲姨丈所聞。不然我二人殆矣。言至此。薛明適入。謂其婦曰。近觀萬甥益形况瘁。余雖勸慰。至再終未能解其愁也。汝其婉譬之。須知我妹身後祇遺此娃。卽或有過。亦當稍寬督責。復顧謂蘭英曰。汝其時至萬姊處。逗其歡心。務使萬姊減少愁懷。萬姊善繪事。俟彼意稍舒。我侄可從之學畫也。蘭英唯唯。

薛明未嘗不知蘭英與其婦沈滙一氣。非其甥之采伴。顧爲此殷殷囑托者。欲使二人

不。時。以。冷。酷。出。之。耳。薛。明。出。薛。婦。卽。往。召。鄰。媪。時。蘭。英。濃。粧。艷。抹。妖。嬈。多。態。苟。非。眉。目。肌。膚。不。有。天。然。之。缺。憾。固。一。佳。人。也。萬。白。桃。蓬。鬢。不。整。膏。沐。懶。施。雖。姣。好。出。於。天。然。然。以。與。蘭。英。較。則。榮。悴。不。同。相。去。懸。殊。矣。無。何。媪。入。笑。鬻。承。頰。先。見。蘭。英。曰。姑。姑。何。美。好。如。許。也。夫。人。在。乎。蘭。英。經。媪。贊。許。佯。露。羞。怯。曰。余。其。延。我。姨。出。也。媪。少。坐。媪。往。來。有。素。亦。不。辭。讓。擇。椅。坐。待。之。無。何。薛。婦。出。媪。起。承。迎。婦。曰。余。適。有。事。勞。媪。久。待。媪。曰。無。妨。余。此。數。日。中。亦。大。忙。適。逢。吉。日。各。家。競。事。嫁。娶。衆。不。以。媪。老。有。事。必。來。呼。喚。我。子。傭。於。黃。氏。媳。婦。復。在。母。家。內。外。事。全。集。於。老。人。一。身。欲。至。此。者。數。矣。以。此。羈。滯。未。能。也。婦。曰。媪。鮮。暇。然。余。又。有。事。勞。媪。也。媪。曰。何。事。婦。曰。吉。事。也。媪。亦。聞。彼。黃。氏。已。爲。其。子。訂。婚。乎。媪。曰。未。詳。黃。氏。與。此。姻。戚。豈。此。數。日。中。不。多。來。歟。婦。曰。然。彼。公。子。自。與。陳。爭。婚。而。後。未。嘗。一。至。我。家。今。欲。勞。媪。非。爲。他。事。媪。其。至。黃。氏。宅。中。一。覘。彼。二。老。人。求。婚。之。意。向。欲。何。若。也。媪。鄰。居。已。久。凡。事。亦。不。必。深。諱。言。於。媪。聽。當。不。慮。洩。漏。媪。曰。誠。如。夫。人。言。媪。不。洩。也。婦。曰。媪。觀。蘭。姑。與。萬。姑。福。澤。孰。佳。媪。夙。稔。婦。之。偏。愛。卽。應。曰。蘭。姑。佳。也。萬。姑。雖。亦。秀。媚。

然終不如蘭姑之富麗天成。婦喜曰：媪究閱人多言之有當。余意亦然也。蘭姑年垂長，媪意須門第若何者，方足偶我蘭姑也。媪經此詰頗一時不能置答。旋憶薛婦初問，意在黃氏，逕答曰：以媪眼光觀之，若黃氏之子，始堪與蘭姑齊眉耳。薛婦曰：媪此言適合余意。媪試往探之，爲蘭姑媒也。媪曰：諾。

媪一再稱譽蘭英，蘭英在別室中竊聽甚悉。一瓣心香，禱謝此媪，勿置實則。媪之口如是，而媪之心則非。媪方匿笑薛婦之妄，蘭英之癡，以爲黃氏之兒雖非才子，而意在佳人。蘭英盛飾靚粧，然不逮萬姑遠甚。黃氏欲娶萬姑，蓋卽不屬意蘭芳之證也。

黃氏經此一訟已去其家資小半，而所期仍空。召柳同質之，柳殊夷然。若無事曰：余控之縣，靡固已斷歸君家，可謂大勝。至府署則非我力所能及，然不謂大勝亦得。謂爲小勝也。黃氏曰：君謂小勝亦知我子舊病復作乎？柳語爲之塞。適媪至，柳乘間辭出。黃之婦款媪坐，婦曰：我家訟事媪當聞之。公子因此耽病數日矣。媪鄰居薛姓，我家遠戚也。有女甥曰萬白桃，公子悅之。我夫婦思徇子意，與之締姻，不圖成訟，訟復失敗。今公子

淹頓床褥。屏絕湯藥。勿進也。媪試思。余家祇有一子。似此奈何。余夫婦焦憂。多日矣。媪曰。余此來。卽爲公子病也。公子青年。春思繚繞。自屬常情。惟爲父母者。當曲爲體貼。勿傷其心。始稱慈愛。薛氏夫人有女姪。曰蘭姑。貌不亞於萬姑。而賢惠過之。以配公子。佳偶也。婦曰。蘭姑幼時。余曾見之。固一嬌娃也。不知公子之意。何如。余其詢之。遂入謂其子曰。我兒薛氏鄰媪。至我家爲兒執柯。卽薛母女姪蘭英姑也。兒意何如。蘭姑之才。與貌。殊不弱於萬白桃。今媪在外待兒一言。取決。雖彼意如何。一時未能斷定。然苟我兒有意者。則終當有望也。其子闔目勿應。久之。乃曰。苟爲萬白桃者。則母可與兒言。非然者。不願聞也。言已。闔目如故。其母再與之言。則不復答矣。

母出謂媪曰。噫。不肖兒。執意如前也。媪曰。婚媾大事。固不宜勉強出之也。我返矣。遂出。薛婦與蘭英深盼媪。不虛此行。見媪歸。二人驚且喜。驚者恐媪之此行。未能滿美。喜者以爲黃氏之子。旣不得娶。萬白桃則初心當變。此時說之。必能作合。孰知媪之此行。竟可驚者多。而可喜者少也。媪悉以黃氏所語告之。媪言時。唇吻翕張。而此二人之心。已

隨此翁張而麻木遂益遷怒於其甥謂萬白桃不來我家則黃氏之子決不癡迷至此憤萬白桃益深而待萬白桃益酷萬白桃在此時蓋真如坐針氈矣時掩巾夜哭素秋在旁亦無如何也孽海冤泉之中而出世之心決矣長齋奉佛偕素秋屏居於城外之水月庵當未詣庵前薛明阻之甚力且曰甥之不懌殆有二因一因訟事一爲被誣果如是也則皆汝舅害之也今甥因此出世志則高矣然不知者將謂汝舅迫甥至此也甥其爲舅一思勿決絕若此語畢拭淚勿置萬白桃泣曰甥未嘗不感舅意然甥在今日恍處千刃之上冰窖之中一絲不掛萬念俱灰舅若愛甥勿阻余行不然惟有覓死自裁早赴樂土耳薛明不能強尼覩萬白桃猶在妙齡風姿綽約翩然蒞庵必因所遭蹇落遂憤而出此則亦爲之嗟惜不置萬白桃在庵默然自處不言不笑素秋隨侍在旁亦不復嬌憨如昔強離情場藕絲未斷每當夜闌人靜之際二人淒然相對輒淚落如縻也

秦生在戍所已有年餘亦不知何罪意謂己與莊積不相能遂爲所陷亦未知此三字

之冤。其原因乃在一扇也。生自念此生不能再與萬白桃聚。南望風雲不勝嗚咽。適同治紀元國中。大赦生獲歸里。亟抵薛宅。訪問則謂萬屏居庵中。遂返身詣庵。孰知孽海風狂。二人猶在劫運中也。

初莊雖去官而榮處心積慮。日與子英謀。佔萬白桃子。英曰。聞萬遷居庵中。夫彼猶在青年。豈甘出此。或其舅束縛過甚。遂藉此離家。君若誘之。彼必有動於中。則君計遂矣。卽不然。觀其所志。再計之可也。榮聽其言。日徘徊庵側。適張白桃入庵焚香。顏與白桃婢相匹。榮誤呼曰。白桃。婢猶有故人情乎。張女以爲呼其小字。相挑深詈之。榮怒批其頰。張之從人共擊榮。榮以子身大被毆辱。哭告於莊。莊大怒曰。白桃雖已適人。終係莊婢。公子呼之不爲不當。卽曰。不當。白桃亦豈得昧故主之情。以惡語相加乎。彼之從人。不加諫止。且從而痛毆之。亟當嚴懲。子英曰。陳方交歡於趙。陳若有事。趙必代謀。余意姑令陳來與之理論。如陳抗辭。詭辨。再以法繩之。莊曰。可。遂召濂入。嚴辭責之。濂茫然不服。莊曰。汝縱容家奴。猶來詭辨乎。陳聞之。殊怒曰。公昔在官。任意誣人。今公去官。亦

任意誣人乎。莊聞陳詆及前事，益怒起逐陳。陳拒之，遂致手搏。陳故多力，莊不能敵。仆地大聲呼救，榮與子英出，則陳已遁矣。莊憤甚，言於蘇撫。蘇撫劾濂家居不法，奪孝廉職。時趙儀供職在都，衆皆惕於淫威，無有敢爲濂鳴不平者。

濂遁歸家中，以其事告之白桃。白桃曰：莊爲人陰忮，而刻今彼受辱，事烏肯已。君不可不防。濂然之。嚴旨既下，濂深以褫奪衣冠爲辱，欲詣京呼冤。白桃力阻之曰：莊倚有與援君，烏能抗如其已。是非自有公論。君之學行播諸衆口，雖被奪職，何損於君。濂雖重違妻言，然憤憤之心，未能一時捐除也。或有爲濂辨冤於莊，曰：陳濂素不佞，佛今忽任其妻進廟，結香於理不當。公子受辱，或係萬白桃之復讎。萬白桃自公加以官婢之名，怨望殊深，殆欲藉此以陰賊公子也。莊以詢榮，榮曰：予倉猝之間，究未能審辨其貌。然此二人中必有其一。莊悔曰：然則兒未審視，何可遽以誣陳子英在旁笑曰：陳挾趙勢娶白桃，時不白於公，殊足令人憤憤。卽無毆辱之舉，亦當懲之。榮曰：欲究此事，須執萬白桃詰之。子英亟贊可，乃伏人庵後，適值秦訪萬到庵。榮謂子英曰：秦某歸矣。子英

曰併擒之不則秦必圖報且萬或爲彼所有也遂擒秦又入庵擒萬白桃生見榮大罵曰余與君何怨乃蹂躪至此榮不答各去其衣合而縛之招搖過市以白晝宣淫佛地鳴之官官以其和姦也判爲夫婦逐尼封庵

當事起時素秋奔出呼救亦被牢縛一時觀者如堵羣歎女子不貞之可醜曰薛氏女甥平日深居簡出我人方深贊歎以爲不愧大家女今竟如此識人良不易也又一人答曰青年爲尼本非佳事況萬白桃者才藻冠時若不風流則女子無才便是德之謂何也薛明聞聲出視則大駭念其甥素稱端淑何至如此衆中有識薛明者陰相告語曰此卽女之母舅也於是觀者視綫咸注集於薛明之身薛明進告其婦婦聞之亦瞠目良久瞿然謂其夫曰今晨有一少年來訪萬甥惜未叩其姓氏併縛者或卽此人且前聞賣花媪言謂甥有情人秦生甥之入庵殆以庵中可避耳目也時鄰媪亦奔入力張其目低聲道曰夫人亦知外間事乎斯事殆中有匪徒索詐也媪言時薛婦頻睇其夫蘭英曰萬姊遺此醜行不惟有玷門楣且辱我姑夫也薛婦曰甯謂非是素秋日在

萬甥左右必知底蘊。顧秘之勿宣。致成此事。薛明詢嫗。此數人擁往何處。嫗曰。據謂解往官署。薛卽匆匆出門。婦謂嫗曰。余早知此淫娃賦性猥賤。留在此間。終當貽禍。顧主人待之良殷。不惟不怒。反尤我。遇甥寡恩。今果何如。嫗頻頻歎喟曰。萬姑有私夫人已夙有所聞乎。婦曰。昔賣花媪告余。謂萬姑囑訪秦生。余聞媪言。卽告主人。主人亦不訓責。今同縛之人。必係秦姓也。嫗出婦謂蘭英曰。此事余聞之。私心頗喜。令黃氏聞之。有所覺悟也。

薛明抵署。則事已判決。萬白桃見其舅大哭。薛明携歸窮詰之。萬白桃嗚咽不自勝曰。此事可詢素秋。素秋將其顛末言之。詳盡。末謂秦自充戍。卽無音問。亦不知生何時赦歸也。姑姑未入庵前。固時時念秦。自入庵而後。綺念革除。誓與秦絕。今乃忽來多人。強褫姑衣。與秦併縛。嗟乎。我主人不可不推究此凶犯爲誰也。薛疑信參半。力加偵訪。知出自榮之主使。則大憤以爲昔日誣藏官婢。卽係此獠之父。是可忍。孰不可忍。時適聞濂有褫奪功名之耗。思與濂合詞控莊。或勸薛曰。控之未必勝。卽勝矣。而其事四播於

令甥未必有利也。且若甥本與秦生已有情愫，卽從官判趣爲合之贈香，擲果播爲美談，伉儷旣成，衆喙自息。薛不得已，勉從客言，遂與萬白桃完婚。萬白桃不從，曰：甥無顏見舅，亦無顏事生，惟願早日赴地下。素秋力勸之，曰：公子此時淒苦，未必有減於姑姑也。其不至覓死者，以有待於姑姑耳。姑姑生公子，不忍獨死姑姑，死公子甯肯獨生。故姑姑至今日，無論如何當舍一己之名譽，以生公子。且衆孰不知姑姑，冤是名譽，雖失而未喪也。公子萬里歸來，幸而獲與姑姑會，姑姑亦何忍因奸徒之播弄，遂永棄公子乎？不然，則婢爲姑姑悲，尤爲公子悲也。婢當日亦隨姑姑，蒙羞婢縱蠢頑，亦識恥辱，顧無姑姑之決心者，蓋深有望於姑姑。公子二人也。素秋默窺萬白桃芳心，似轉因復進，曰：主人愛惜名譽，未必不如姑姑欲令完婚亦深知完婚實於姑姑名譽無損耳。不然豈有慈愛如主人而給我姑姑者？婢勸姑姑其從主人意也。萬白桃默然良久，旋歎曰：我已受辱，公子卽能諒我，我亦無顏。素秋曰：姑姑誤矣。公子斯時方引咎不暇，姑姑若復懷慙，是益使公子不安矣。萬白桃乃無語。素秋潛告薛明，薛明往見秦生，逕以此事。

告之生殊感愧遂成婚焉

枕亞曰萬白桃官婢之寃出自誤會受辱也亦係誤會統前後觀之萬白桃受種種苦皆從誤會中得來卒之其誤雖明而狼已眈視不然者萬白桃始終不遇榮可也嗚呼中有天焉

萬白桃初則遇生於庵中次則私會於庵屏居於庵受辱於庵是此庵者在萬白桃一面言之可謂恩怨不能兩全矣

或曰好色人之通性榮唯以好色故詭施毒計以窘美人何其狠也不知榮一登徒子耳何足與言好色此種卑劣之行爲出之於榮又何足怪萬白桃不幸遇之則其受種種魔劫亦何足怪

萬白桃慘遭此劫而蘭英與薛婦益冷嘲熱諷振振有詞乘災樂禍小人慣性自古豪傑之士所遭不幸惹苒見疑心跡未明聲名已裂蓋皆萬白桃類也

柳同小勝大勝之言頗有類於今之律師口吻黃氏延訟師而傾其家資致半延

訟師如是延律師亦如斯乎或曰當日公庭黑暗在在需用金錢黃氏費財之多不能盡爲柳同咎今則法庭無弊律師秉公雖有訟事決不至如黃氏也然乎薛明對於其甥可謂不負其妹托孤之苦心雖陳黃爭訟致來官婢之冤然原其心固力求其甥之安全也略跡原心君子取焉書中有一鄰嫗而使薛婦蘭英之心事繪影繪聲一一傳出或曰蘭英係青年少女卽爾無狀亦當爲之遮蓋以留餘地而作者窮形盡相以披露之是不惟辱蘭英一人並辱及女界也余曰不然試問天下之癡男騃女以蘭英之傾軋爲然乎抑不然乎後世處境如萬白桃者正多陰險如蘭英者亦正不少誅一蘭英卽所以警無數之蘭英若女界中覩此欲與作者反對者斯必蘭英類也

第十章 鵲化

榮初意欲汗萬白桃以穢名冀發官媒則己可以計取不料其判歸秦也大失所望謂子英曰邑令處理此案可謂失當旣屬姦案法當究治不應判合也余意當由我父飭

令改判。痛懲秦生。而使萬仍返。爲尼子英曰。君言未嘗不然。然我聞邑令頗憫。愼不事上萬一君之父。飭辭已下。而令不從。則何以善其後。以君之貴。無慮不得佳偶。且章臺綠柳北里名花。無往不可陶情怡志也。榮曰。君休矣。毋以此迂緩之語。溷乃公也。子英默然而出。

張白桃抵家。以辱呼己名事。告之父母。皆大怒。旣知被毆者爲榮。則大恐。張曰。莊雖去官。仍參撫幕。若圖報復。我其何以處之。余思自往謝罪。以平其氣。妻然之。張乃就與邑中紳士商紳士。以爲不可。曰。莊子素橫。汝若自往言之。益觸彼怒。靜候之可也。張乃止。然終日惴惴。與其妻憂甚。旣而忽傳薛氏之甥萬白桃。裸縛過市。羣謂主使者卽爲莊。榮因榮昔遭毆辱。藉此洩忿。張聞之。頗爲驚駭。竊幸未爲所知。復大慰。遂力戒家人。勿洩。自是張白桃屏居不敢出。

閱日旣久。張之家人稍稍洩於外事。爲榮所聞。走告子英曰。余前之奇辱。君亦知出自何人乎。非陳非萬。蓋出自張氏之女也。張女亦字白桃。因余呼其小字。以爲羞辱。遂嗾

其從人來攻子英曰君言然乎榮曰君如不信可至外一問此事已播之衆口矣子英怒曰若是則不可不報張之父何人榮曰余聞此耗亦不暇詰其姓氏大約鄉人也子英曰彼一村女耳有何嬌貴呼其小字亦何致毆人我與君當卽抵張門責問觀彼何辭遂與榮相借而出

時張憂慮已釋不虞榮至榮入張問何事榮大怒叱曰汝縱女毆人猶詢人何事乎余非他人卽爲汝女之從人叢毆者也言已欲直擊張頰張畏其勢不敢校榮前急趨避榮遂力舉室中所陳設者搗毀之殆盡子英復從旁助之張惶恐叩頭謝張妻聞聲亦出見狀身大顛哀乞榮曰余女鎮日居家不知尊禮致冒犯公子公子毋怒當痛懲我女也子英曰此言已晚須知公子非他乃太守之愛子也若何知乃敢肆毆張妻泣求至再榮曰旣知服罪須白桃自出拜乃已張妻不得已攜白桃出白桃含泣不從張妻曰我女其聽母言若父今日已叩頭無數面失色矣汝如不肯一行苦若父深也白桃乃倚母身而出雙瞳瑩瑩淚珠已滿轉以含怨而愈增其憐媚之姿見榮低謝語怯聲

吞咽斷續。張妻見女如此，不勝酸測。顧謂榮曰：我女已道謝於公子之前，公子其恕之。勿罪我家也。榮意已轉，顏歡然笑視白桃。張妻扶白桃入，榮乃與子英出，訝謂子英曰：村女中乃有此殊色也。子英曰：余謂天下儘多美婦人，今君信乎？張良厚而懦，可欺也。君失意於前，何妨取償於後？又何必齷齪然必認定萬白桃哉？榮笑曰：君言誠當，特不知何從入手耳。子英曰：易也。張鄉人必趨榮慕勢，君係貴公子，苟有爲之紹介，彼且樂附絲蘿，決勿拒也。卽不然，則當以勢脅之，榮從其言，陰遣僕往。

初張已許其女於里中許某，許不肖，遂改字黃姓。黃卽前欲娶萬白桃者。至是榮僕以執柯之言進，張謀諸其妻，妻曰：彼蓋未知我女已字黃姓者，然不可不實告之。不然彼且疑我弗從也。張出謂僕曰：莊氏公子係屬貴胄，鄙如我女，與之連姻，且恐勿當甯肯謝絕。顧我女自與許姓廢婚而後，已改字黃姓矣。榮得報以告子英，且曰：此必張之僞託以拒我也。子英沈吟片晌，旋曰：此可先刺探黃氏之子果已訂婚張女否？使斯言而真，則設計破之，不然則探詢已確，可間執其口。榮乃卽遣此僕至黃氏探詢，則果如張

言榮頗無奈。子英曰：「我有計也。」許姓之子素稱無賴，可啗以金。令彼控張，改字其女。而余等復陰爲之助。今之邑令與君父有舊，既經控訴，定可斷離。若是則君不必出首，而自獲美果也。榮歎爲奇計，卽召許至。

許夙懼榮勢，聞召大驚，疑榮懲己，詣榮告。以故并出金與之，許得金，出自意外。復念以莊氏之勢在內，左右斯案，決於己無損，遂悉從其言。

官先日已得莊手簡，素知黃殷富可魚肉，逮得許稟，卽加派幹役提黃。

黃自其子成病後，終日惻惻寡歡，遍託人物色佳麗以慰其子。久之得張白桃，黃令其子自相之。其子一見殊歡悅，遂遣媒闢說。張以黃素擁富名，亦遂允許。子病始痊，而黃氏沈寂之家庭至是乃皆融融有喜色矣。正思爲其子擇日行婚禮，忽被拘提。黃大恐，集戚友議之。羣曰：「此事其咎在張，張不自言其女已婚他人，何從而知之？不可不訟張以自明也。」黃遂控張於官。官乃復提張，張之妻泣曰：「斯事必非出自許意，蓋榮嗾之然也。」張被提爲之大戚，趨趨不敢前。妻曰：「君不行此事，益證實矣。我知官苟秉公，必能

斷其事是非曲直也。張不得已，勉強赴訊。

張白桃自見榮後，鎮日惆悵無歡。繼聞其父被控，芳懷惻惻，益哀傷欲絕。顧此事關於己之婚姻，又未能究詢，苦淚暗流，花顏已化，愁容矣。審訊時，張大受官斥責，張不經見官，畏縮特甚。官復怒氣凌厲，張略置辭，已加狂叱，張不得申。既返，深自怨艾，謂妻曰：官之意，欲令余毀黃氏之約，噫！我妻乎！即黃氏之約而可毀者，則許氏之子亦烏足偶我女也。況黃氏固未必肯從乎！今訟事初起，我已費去不貲。斯案既終，恐我家傾矣。明日又須傳審斯事之結，余恐將入獄也。言畢，感慨不已，欲自死以明己志。妻大泣曰：不圖我兒此日之行，竟釀禍至此。我兒進香爲奉佛也，今我佛亦來垂佑我家乎！白桃聞之，悲甚，自念禍皆由己，不忍覩其父之先逝，遂自縊。張妻不見其女，覓之則已懸於梁矣。哭而大呼，張奔至，撫其體已冰，而淚皆猶未暝也。夫婦痛女致暈，明日傳訊者至矣。則見素幃旖旎滿室，淒然。張謂傳訊者曰：其歸稟汝官，我女已亡。余決不戀生，生殺由命。今則不赴訊矣。傳訊者見狀，亦爲之惻然，歸以此白之官。官即告莊，莊聞之，頗置慮思。

張苟痛其女逝。出求伸雪。則消息一傳。關係非淺。遂使邑令置之弗究。

榮聞張白桃自經。意殊嗒然。子英曰。恐係僞也。遣人驗之。則果非誣。亦爲之嗟惜。不置。令得莊函。固已多金在橐矣。當卽奉命。榮經此大挫。然其獵艷之心。固依然如故也。

陳濂奪職而後。積忿殊深。致憂鬱成疾。白桃日夕侍側。力望夫病之早痊。而濂竟不起。延數月而逝。而此如花如玉之美人。遂爲熒熒孤寡之孀雌矣。榮聞陳死。喜謂子英曰。陳濂逝矣。其妻我之舊婢也。宜歸我。子英謂然曰。我儕可試往覘之。不完之璞。未知猶能爲君席上之珍否也。遂與榮往。則見白桃素而艷。玉立亭亭。較之往時所見。又覺美好多矣。白桃見榮。亦不避。榮以詞逗之。白桃勿笑。亦勿怒。榮笑曰。余當迎白觀音至我家。白桃聞言。亦不以爲忤。徐曰。此間尙有事未竣。公子既有此意。姑俟明日。榮聞言。殊喜。念白桃曩時對己。輒冷淡無歡容。今因寡鵠之悲。遂操求凰之曲。因與子英別。白桃而出。

榮出白桃。牽幃撫其夫靈柩。大慟曰。我今死與爾俱葬矣。遂服毒死。翌日榮起。道路擘

傳。謂陳妻白桃自盡。以徇其夫。榮聞之大懼。恐其致死。或因爲人知。則將與張白桃案俱發。子英曰。毋懼。衆皆傳陳妻徇其夫而死。未嘗言陳妻之死出自君也。榮意始安。閱者猶憶白桃婢之寄母林氏乎。林氏眷念白桃。月輒一至。濂家濂之夫婦林氏視之。猶之佳兒佳婦也。濂不幸被譴。林氏輒多方慰喻。濂亡則林氏夫婦哀痛靡已。念白桃寡居之苦。勸至己家。白桃已允。自裁之前。默思余無他事。不可撒手。惟殊不忍捨我寄父寄母而長逝。思一往訣判。又念若爲所知。必不能如意。遂不往。逮林氏夫婦知則白桃已香消玉隕矣。二人哭之慟。遂併葬之初。不知白桃之死乃爲榮也。

自此二老人惻然相對。益無歡顏矣。榮聞白桃婢逝。頗深悼惜。謂天下卽有佳人。未必能如白桃婢之美。今白桃逝矣。又至誰處尋溫柔鄉膩友乎。子英慰之曰。君昔謂萬白桃之貌不亞於白桃婢。不知君之意。究謂白桃婢美乎。萬白桃美乎。榮曰。以二姝論之。固無軒輊也。子英曰。若是則君母戚戚逝者已矣。生者在也。榮聞言大悟。亟躍起。謂子英曰。余當遣僕一探萬白桃之芳蹤。子英曰。余昨猶遇秦氏之備詢。彼二主人皆謂無

恙榮曰。卽令此傭誘之。萬善畫。余以紙使此傭持往。并令代達慕忱。藉覩萬意。子英謂可。遂默召秦傭至己宅。以此囑之。并謂傭曰。事若成。則不吝賞也。傭皆唯諾。旣歸。傭不遵榮囑。盡以榮詭計告之。素秋素秋遂悉以此白諸萬。

萬白桃雖與生已賡百年之好。然仍無伉儷之歡。自痛身敗名裂。常鬱鬱不樂。嘗謂素秋曰。余不死。將慰公子。今不死。則辱我公子矣。公子雖慰余。至殷然。公子愈慰余。余中心愈含悲也。逮素秋以榮言入告。萬死志決矣。一日乘秦在外。遣素秋他往。私至邃室。自以刀刎喉。不殊。則投身於水。及素秋呼人自水中援出。已氣絕多時矣。主歸大慟。亦自經死。嗚呼。以一日中連喪二人。亦云慘矣。

薛明聞耗。奔至不勝痛悼。時薛婦亦偕蘭英來視。蘭英已適人。夔砧業商。蘭英意在黃氏。結褵後。殊不和諧。自謂其夫蠢然如牛。也是日亦至。蘭英見之。輒與之避。不知者以爲蘭英畏其夫也。蘭英從薛婦後。視萬白桃而哭。其哭之。是否本於誠意。則不能問矣。此哭聲滿室中。有一事至異。卽遍覓不見素秋也。秦生歸。素秋猶在。秦生自經。遂不見。

素秋矣。閱者亦知素秋果何往乎。蓋已祝髮爲女道士矣。素秋調護萬白桃心力交瘁。今二人既得團圓。忽復慘別。素秋之心痛矣。素秋以爲余不告榮言。則姑可不死。公子猶生深悔。以一言致殺二人。遂潛奔至庵。

枕亞曰。榮以一人而害及數人。亦云慘矣。不謂悠悠情天。竟有此黯無天日之黑幕也。

此書事實至奇。在尋常哀情小說中。獨闢蹊徑。凡哀情小說書中人。愛好雖深。都無結果。而此書萬白桃與白桃婢。皆各適所天。與團圓無望者。迥有別矣。或曰。正惟其有團圓。故尤覺其可哀也。

是書情節至錯雜變幻。作者運以悱惻哀艷之筆。披讀一過。殊不覺其錯雜變幻。誠哀情小說中之佳構也。

鐵冷曰。作小說有二派。一則藻采繽紛。敷佐典麗。古時小說多屬之一。則語尙傳情。老嫗都解。近世譯著小說。多屬之東訥夙擅詞章。以風華之筆。爲傳情之文。故佳。

